

靜修先生文集

二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靜修先生文集

(二)

J
178
12077

劉因著

靜修先生文集卷三

書後題跋

書饜饕圖後

饜饕之生於唐虞。猶水物之生於陸也。雖欲饜饕。烏得而饜饕。然其所以爲饜饕。則陽中之陰所不能絕。雖欲不饜饕。烏得而不饜饕。以烏得而不饜饕者。與烏得而饜饕者遇。是以天下莫不見其爲饜爲饕。而得以饜饕之也。及世運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闕睢鱗趾之意息。而河圖鳳鳥之嘆興。饜兮饕兮。此其時也。孰從而見其饜也。孰從而見其饕也。而又孰得而饜饕之也。此饜饕之所以列於器也。夫饜饕之所以列於器也。其所以著夫惡。則禹金以魍魎鑄。楚史以檮杌名也。其所以示夫戒。則尊彝之取象。盤盂之有文也。呂氏春秋。謂以象形飾者。周制也。或者曰。以形象識之。則殷器也。非周制也。是則不可得而知也。世且不可得而知。又烏得而知其用也。金臺田景延得古饜饕。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若有承盤者然。河東元裕之爲之考。定其爲古器之無疑也。景延遂以劉敞、呂大臨例而圖之。其友郝伯常欲爲道其然而不果。而屬予嗚呼。人之於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惑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戒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自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斯器也。固有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不惟在我之鑿鑿。以此而見。在物之鑿鑿。我將自此而得以鑿鑿之也。至元丁丑正月丙寅。容城劉某書。

跋魯公祭季明姪文真蹟後

季明與盧逖同時遇害也。今公所謂仁兄愛我。俾爾傳言者。不應居逖之後也。果先之。則潛告之舉。自忠節發。而史爲遺誤矣。且公於其父之廟碑。自敘距師古爲四世。與忠節爲同祖。而新史乃以公爲師古五世從孫。與忠節爲同五世祖。不應公自敘亦如撰歐陽瑾碑之有誤也。舊史自以之推。爲公與忠節之五代祖。以忠節爲公之從父兄矣。不知新史何所據而改之。而汪應辰於公傳。辨師古五世之誤。於忠節傳。不辨其同五世之誤。亦可謂考之不精矣。是以知歐陽永叔不敢以新唐書世系列傳爲正者。不特張許孔氏。而曾子固。所謂史誤者。又不特李白傳而已也。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劉某書。

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郝奉使得之儀真。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頽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黃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至元丁丑八月壬戌日書。

書東坡傳神記後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與之異矣。予嘗愛韓魏公。記北岳廟之言曰。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岳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岳之神也。予謂惟是形則有是神。於是形而求是神。則得之。不於是形而求是神。則不得也。是以公又曰。廟而祭焉。非古也。嗚呼。廟而祭焉。雖非古也。苟卽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聚之一室。而致禱焉。則猶方坎園丘。壇以四望之遺意也。至廟而像之。以人。被之。兗冕。而王之帝之。形則人。衣冠則人。名則人之稱。而岳烏乎在。於是而求岳之神。原作亦難矣。人之祭也。主以別名氏。尸以會精神。蓋子孫。則祖考精神之餘也。其祭社也。卽其地而表以樹。而主乎石焉。蓋植物之根乎土。土地精神之發見者。而石則土之類也。是。以得其神焉。豈惟是也。喪禮之服。必其人之衣。溫公藏祖考手澤遺文於其廟。而祭之。蓋以精神嘗在乎此也。豈惟是也。禮文制度。亦必有精神之所安者。如身爲士。而席則大夫。祭爲卿。而樂則天子。固已居之而不安。聞之而不享。至於昔焉而席地。今焉而匍伏。理有可疑。神亦烏得而流通也哉。由是而推之。凡像設之未極其精。而苟簡於習俗者。皆不若無像設之爲愈也。而程子神女衣冠之辨。土木人身求雨露之說。蓋爲一髻髮之語。相爲發明。其亦精矣。溥南王氏。妄爲辨論。以譏之。彼亦烏知所說之所謂哉。田景延嘗爲先人作大小二像。不惟極其形似。併與夫東坡所謂意思者而得之。是以予於禰祭特用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去歲題

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邊。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弊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又可爲學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予既作三詩以贈之。而復書此說於所藏郝奉使所書東坡傳記後云。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書。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後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顏、頽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年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公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書。

書王子端草書後

子端振衣起遼海。後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驚嘆竹谿泣。鍾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尙餘詩典刑。聲光舊塞天壤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而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也。安得如默翁者而與之論書。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書。

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於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也。

題高允圖後

人之制行。近於當理者。多矣。欲必其制行之初。真見義理之當然。而斷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則未易知也。然考其平生。則心術之微。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如高允。忠情之直亮。蓋其生質之本。然其設心處事。必非善爲僥倖委曲之人也。如勸翟黑子。有罪首實。亦以義理之當然爾。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之語。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僥倖之資也。至於史事不欺。則又以謂忍負翟黑子故。則允之所以爲是。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遺辭之際。輕爲增損。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灑然於天地間。非止允一端而已。讀史者。亦一無字不可不知也。

題遼金以來諸人詞翰後

遼誥勅一卷。金正隆詞人製作。附今姚寶諸人跋語一卷。予觀之。謂遼金迄今。自北而南。漸以大。其文物之變也亦然。劉某題。

題婁生平鍛模本後

銀工婁生平鍛墨本。前人題誌。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也。夫以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專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巧。亦何不至。此固無足怪焉。予所感者。自汗尊杯飲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飾。自文飾而有如此。至有如此者。考其世。尙未遠也。而來者無窮焉。將止於如此而已耶。將變而益以文耶。抑亦將反古人創物適用正大淳厚之制也。

原作抑

書

與政府書

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原作日。據元文類改正。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某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

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某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某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某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瘡瘍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原作綱紀據元文類正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僮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廿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閱曲爲保全某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某再拜。

與王經略

八月廿八日。劉某再拜。以平生知己。有五年之別。且遠自數千里外。款段下澤。奉候起居。角巾私第。從容觴詠。爲數日留。以道前日西山連榻。南州並轡之好。實初心也。故自四月初。始聞有歸意。訪問迄今。無虛月。及至。則腹痛連綿不止。而不能徑往。南望依依。徒增悵悵。仲實來。仍聞執事。脚氣作。不知近日復何如。謹專人奉問。續當親往。未間秋嚴。維順時以道自愛。不宜某再拜。經略恩公執事。

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人自保來。就問動靜。方聞先丈捐館。不勝驚悼。惟足下哀痛。何以堪之。交朋義重。奔慰無由。臨書悵然。裁抑是望。七月十三日。某再拜安之大孝苦次。

又與趙安之書

某再拜。安之。吾友。劉碑。續入數事。改定附呈。若有未安。望就爲更正。以示仲良諸君。不然。亦當見教。使再刪潤也。鄉所命寫。謬作。但諸藁多塗抹。學生輩不能盡辨。今姑錄此。後當續盡寄之。然亦望因此而有所教告也。而老兄所見。及前後二詩。卻望付下。時一覽之。當以不能副所知。而自警省焉。若有近作。幸併得見。謬作冊子中。所謂河圖辨者。初未嘗示人。學生輩誤寫入此。然欲去之。則連前後且封緘。已竟而不及。望不出示也。自來山中。聞見日狹。交道日寡。徒深馳想。孰從晤語。益恨前日之不得日相從游也。近題孫仲誠山水詩卷中。有一詩。及諸公可取者。發一笑也。參蘇少致野人意。希領之。會伯起。純甫。致懇。閏十一

月十一日某再拜。

又與趙安之書

劉碑理財一節。多聞人稱道。近聞劉之故人。復能道其詳。故書所謂薦與詔可之云者。見其所授宣中詞。如此。西塘見宋編年雜書。衛村見五代史。當作此衛字。息盜一節。近見諸史循吏傳中。事有細於此者。亦得書。故復續入。恐疑前後所云不同。故及之。然更望可否也。縣官猶學官云。卽官舍也。見前漢詩。後二公字。係是二章。不係重韻。役使一章。亦有此例。無妨共張二字。前碑卻付下。近趙君玉寄一卷詩來。深入理窟。當略其辭語。取其旨意。乃知此老有非人所能到者。似此書生。今世能有幾人。謹附去。試過目焉。以吾兄質古人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故敢以是相告也。某又拜。

與郭子東書

先太守銘中。書先夫人事蹟。則賓不可以勝主。先夫人銘中。書先太守事蹟。則陰不可以統陽。且婦人前無表慕之例。但有誌爾。必一樹之墓表。一理之墓道。於情文始備。希知之。某再拜。子東奉議大孝苦次。

請趙教授就師席

總管府廉孚等。謹致書於教授安之先生足下。近聞病體就平。學者莫不相慶。比講堂落成。有府學生尙克溫等。修館舍。備束脩。以請。伏望早就師席。以副國家崇學育才之意。正月初八日。孚等再拜。

書示瘍醫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卽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氏釋五毒。以黃堊。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者。以雞羽取之。以祝創惡肉。破骨則盡出。宋楊文公見楊岷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卽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中。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旣失經之意。而買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校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瘍也。故云。

答田尙書

某再拜復。禮意懇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墓。尙賴相去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臥疾。十月間。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於

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卽往，誠不敢虛譌。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答何尙書

某再拜復辱書。原作疏禮意甚厚，實非所敢當也。然易之風土，素所慕愛，而公之才器，則又所願交而未得者也。某平生嘗苦無書讀，每思欲館於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而今之藏書復孰有如公之多者。是三者蓋十年之所欲求而不得者，今一朝不求而併得之，且公出貴家，而能不忘子孫教養之計，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而某又何暇辭。但事緒卒不能絕，六七月之交，當再議之。某再拜。

答張推官

某頓首啓。自獲與仲實交，嘗竊聞家世昆季之美，而執事恬退之節，樂易之風，雖未之識，固已若親承其教。五月間，彥通來，聞秩滿家居，而僕方私計，或以事至府，則庶得一見焉。及仲實至，則紙墨等物，遽蒙先施之辱矣。且許以北行，則取道於此，而將枉駕焉，感慰不自勝。然思其所以得此，豈仲實諸人嘗以不肖欺執事也。比當面敘，姑此馳謝。八月廿八日，某再拜推官先輩執事。

答王判官

某頓首復總判執事。向居保府，竊聞才名風節之餘，向慕而願交之者，有日矣。然公宦遊南北，而僕復閉

門癡坐。蹤迹蹉跌。是以十年之間。僅望見風采一二於稠人之中。竟未嘗接杯酒殷勤之歡。以道其相與之意。及來山中。交道日狹。故人日疏。凡鄉曲之賢。平昔之願交而未得者。日往來於心。其相與之意。故在。忽八月九日。傾四月間見寄詩。其賦敝平實。而興寄高遠。辭旨精嚴。而風格古雅。其平日磊磊自負。與夫期待之厚。又概見於言意之表。讀之不覺驚喜。向之願交而相與者。自此敢少進於前矣。特恨浮沈久而得之晚。和答難而報謝遲。故謹專人先此馳復。比良晤秋嚴。惟願時以道自愛。不宣。八月廿七日。某再拜復。

答口勸農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知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友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某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某者。見在新安縣三臺村居。其學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去鄉邑。然逼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蓋如斯人。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恆之習之。迴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如深澤李德常、南宮康和之、皆可。但不知其人肯應之否。

答仲誠問干支

甲、陽氣萌動。草木至是始甲而出。
乙、陰氣尙強。陽出乙乙也。草木亦然。
丙、陰氣初動。陽氣將虧。故文從陰內而陽外。在萬物則炳然而成。
丁、陽強不爲主。其勢適與陰丁。萬物至是皆丁實。
戊、陽土也。故文通物而出。戕物而入。
己、陰土也。故文象萬物辟藏詘形。
庚、以陰干陽。更而續之。又爲萬物庚庚有實也。
辛、陰干陽極。更故而新。故萬物更爲成熟。
壬、陽受始而陰壬之。
癸、水土平可揆度也。

右干

子、滋也。陽氣動萬物滋也。
丑、紐也。萬物動有事。
寅、饋也。正月陽動欲上。而陰強饋寅於下。
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

辰、震也。三月、陽氣震動。

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

午、悟也。五月、陰午逆陽。冒地而出。

未、味也。六月、滋味成。

申、神也。七月、陰成體。

酉、就也。八月、物成。

戌、滅也。九月、陽氣微。

亥、亥也。十月、微陽起。

右支

答醫者羅謙父

八月二日。駟頓首再拜復太醫先生侍下。人來領書。及見賜諸醫書。前後受賜稠疊矣。僕自六月七日。中山會葬妻父。七月五日迴。目疾暴發。至今昏花。所謂醫經辨惑。纔檢校二三簡而已。昨日定與奔舅氏喪。迴而知專人來。且以繕寫脾胃論見命。則愈增稽緩之媿也。然目疾纔愈。尙不敢久視。且一二日間。欲於門側建一草亭。又不免監督之役。恐久曠日期。而虛來人之傭直也。今日早飯竟。故遣歸。其二書約兩月可畢。至期使之來取。可也。仲實近出來。卽送書去。比良晤。惟以任重自愛。不宜克濫無異此。駟再拜太醫

先生侍下

疏

王治中請趙君玉疏

道人游於內。形骸無廢疾之嫌。老者近於親。飲食有象。原作養之戒。惟其布帛之文。不為野。所以耆艾而信。可以師。伏惟提學先生。經明行修。年高德邵。人惜士安之苦節。天留鑿齒之半軀。某蚤失師傅。今勞王事。每慚將逼於晚景。但欲長聞於善言。避堂寢以舍蓋。公固不敢當禮賢之僭。載酒肴而過揚子。或能伸問字之勤。廚傳已修。薰沐而待。

請趙提學疏丁亥正月

桑梓懷歸。遂老者之志。蓬茅增價。賴賢者之光。惠然肯來。實為全美。伏惟提學先生。詩文律口而成。舉動聽天之命。置之中座。居然宿儒。某等久爾鄰居。歆乎雅望。使先生春秋浮滿鄉社。亦何慚東道主人之招。令我輩朝夕出入里門。庶能免西家愚夫之誚。

請趙安之就師席疏

為州郡立師。久著朝廷之令式。選生徒入學。屢頒臺憲之條章。遂興激勵之心。爰得依歸之所。恭惟教授先生。蚤親有道。晚舉力田。以公論所歸。膺師儒之選。某等幸居是郡。得與諸生。敬備束修。願行見先生之

禮。特新講肄。望不虛鄉國之勤。

靈陽觀鳩糧疏

奉爲本院見闕道糧。謹投一鄉上善。共加補助者。竊以力田固清修之本。收功有豐歉之殊。終歲徒勞。連年失望。曠虞里巷。共歌樂土之有秋。寂寞齋廚。實望仁人之移粟。

靜修先生文集卷四

記事

敍節婦賈韓氏事

韓氏、中山治中賈公之子增順妻也。其先真定獲鹿人。父某。金末嘗代上黨張公爲潞州帥。後歸國。移鎮彰德西道。會有告其與金恆山武公通問訊者。遂繫獄行唐。當天下草昧。非強宗豪族。不能自保其室家。况當衰謝罪累之餘。其強陵豪奪。孰能復禦之者。時韓氏年已十五。姿色復過人。獨能以禮適名族。其風節已可想見矣。年廿七。增順死。賈之族黨。有欲嫁之者。韓氏以死拒之。其兄知沁州事某。憐其少寡。欲迎歸之。韓氏恐其將嫁己也。凡五往復。終不許。及年四十。則曰。吾老矣。吾兄必不強我也。方一往焉。韓氏出衣纓。復移天於大家。其生長見聞。宜不知勤儉勞苦爲何物也。及增順死。家無以爲生。童穉嗷嗷待哺於前。韓氏卽斥去脂澤。其服飾。雖山野農家之所不堪者。韓氏處之若素也。復慨然以勤力自任。每夕以麻二束自課。剝而績之。盡焉而後寢。其事舅姑。接夫子。御妾媵。待親戚。則又鄉閭以爲模範者。其壻郭廣。屢爲余言之。始爲敍其大略。庶有如安定胡翼之者。聞將著之賢惠錄云。

武遂楊翁遺事

翁與予外家通譜牒。一世矣。昭穆則舅父也。八十歲餘。每一過予。輒自喜數日。而謂有所得也。好聞邵氏惡盈語。每告之一二。必手錄而藏之。嘗謂予曰。予視世俗。惟予與山西一石丈者。其所爲頗當。吾子意宜。吾子之不見合於人也。略能道予家數世事。每援之以爲其朋友子孫之戒。臨終遺其子孫者無他語。惟及予。戒其諸孫令從予學而已。翁嘗嘗與予言。昔自西山來武遂。涉百里途。一日意甚速。訪捷徑於人。視所嘗往來當早至。中途遇人奪騎補驛傳。乃遠避之。乃反迂於所常往來者。爾後思之事莫不然。遂不敢求捷。又云。某人者。擁高官以南。予謂其人不免。後果如予言。蓋治行時。予見謀利之具以知之。又云。昔年二十餘。遇保州抄騎。身已十餘創。卽伏而死矣。其一人復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是時豈意復生於天地之間六十年餘也。以此知生死非人所能爲也。又云。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衆。或欲精擇事能否。其一人默語之曰。能挾鋸卽匠也。拔人於生。擠人於死。惟所擇。事遂已。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賴以生。當時恨不知其人之姓名。若此等語。每語次。必一二及之。予亦樂聞而不厭其言之屢也。性喜飲。醉卽微笑。好談佛書。亦頗能知其微處。嗚呼。親舊日益盡。予日益孤。感念知己。不覺涕零。遂書此示其子孫。使知翁之言行如是。且令不忘予家之好云。翁字吉甫。忘其名。至元十六年正月十六日。書於吟風亭。

碑銘誌表

中順大夫彰德路總管渾源孫公先塋碑銘

中統元年。今天子卽位。草昧一革。古制寢復。及至元改元。則建官立法。幾於備矣。獨御史臺未立。於是今彰德路總管孫公公亮。慨然以爲言。不報。五年。以言者益衆。始立之。故首以公爲監察御史。屢有所彈舉。天子以硬目之。尋出僉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臺薦其所行知大體。遷山北遼東道副使。旣而有今命焉。予始識公於鎮州。於其言論風旨。已得所謂良御史者。其子拱。與予交。則又得其出處之詳者如此。然於其名位赫著。子孫蕃衍。則宜其必有發之者。而尙未及知也。一日。公使拱持書抵予。曰。先公以末世之孤裔。奮焉爲起家之始祖。使公亮輩得有所沿襲。凡以予曾大父。及大父。勤德利物之所致。以隱不仕。今已不可得而考其迹矣。而先公則資沈鷲豪宕。重然諾。好施予。年十六七。已有志於功名。值金貞祐之變。卽欲應募爲兵。其親或難之。因逃去。謁西京帥謀年。以驍勇得近幸。時金主南遷。謀年帥欲有所奔問。而難其人。公感激請行。見金主於眞定。得報歸。往復二千里。甫七日。及西京內附。國朝所置守帥馬侯。熟其膽略。表授義軍千戶。尋復董平山府甲工。從軍潞州之役。力出其伯父成。族兄公政。於俘虜。鳳翔之役。太宗詔從臣分誅居民。違者以軍法論。輒歎曰。誠能脫衆人死。實不愛一身。况主上見問。必有以對。而未必死耶。遂盡匿己所分者。河南之役。汴旣降。仍不聽居民自出。日餓死不可計。遂請於大帥速不歹。以渾源名族。如御史雷氏。同知均州樊氏。張具瞻。馬正卿。王仲賢。王祿。楊玉者。數十家而出。且護而歸之。鄉里先夫人杜氏。亦嚴正有法。平山府有妄告工人變者。皆力爲營據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此皆見之太常。

許君靖所錄行實及鄉先賢之所撰紀而先塋下棺之碑則無以銘之惟有以待乎子之言以信於後人也按孫氏世爲州之橫山人公之曾大父某娶何氏四子慶祐慶文慶元祿和慶文則公之大父也娶趙氏有婦德二子威平平早世威卽公之考也夙巧慧少出入戰陣每患世之甲冑不堅壽其婦兄杜伸則考工記所謂燕人能爲函者因密得其法且能創蹶筋翎根別爲之太宗親射之不少貫寵以金符故其從征邠乾諸州也見其攻拔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爲甲冑惜乎又命諸將衣其所進甲目之曰汝等孰所愛重諸將各以意對帝皆不之許曰能捍蔽爾以與我國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顧無以之對者何也復以錦衣錫之前後所領平山安平諸工人皆俘虜之餘殆少生意數爲表給衣廩子女以勸之諸工人至今感之如父母年若干終於平陽河南懷州順天諸路工匠都總管帝聞爲嗟恨久之杜氏年八十八下及五世孫疾公率其子拱攢振等諸孫謙諧誼等以問見公佩金虎符拱攢皆佩金符曰吾家起寒微今一門貴盛但當竭忠勤以報國家爾言竟卒嗚呼當大變故夫人之與氣運而升降者以人視之非必盡有所以致之者而其予奪之間又未必盡得其平也疑若一出於偶然而已抑不知人之所見者以一世爲終始固不能如天之所見者之久且遠也予固知孫氏之有以發之者也然而公未老事業尙未旣而拱有才氣謙旣以能世其業而奏隸東宮而諧亦穎悟予他日又可以考其淺深厚薄於此也銘曰

昔龍之山有晦而淪必孫氏之先蓋有嗟其屈者謂天道之或愆今睽其華賁及邱原亦有嗟者謂賦與

之或偏。彼嗟者愚。不究其終而不探其源。孰馭龍山。遊萬物巔。渺下視乎神川。歷百世一循一環。不輕不軒。而得夫造物者之權。元鐵符握。黃金色寒。翠屏雷裂。滄海雲翻。有物蕩盡。再造坤乾。有惻天心。莫掇其然。孰其庇之。孰其翼之。於此時而保全。乘此時而騰審。孰其誘之。孰其相之。人皆嗜殺。我獨惕焉。惟山西之名御史。曰雷默。與劉雲。郁乎相輝。一代人聞。惟將作君。武臣桓桓。有子如公。復與雷劉之子。而驄馬聯翩。相彼根株。有此蔓延。窮天地物。極天地年。又安有不定之天。夏蟲疑冰。孰大其觀。後之嗟者。示此銘言。

懷孟萬戶劉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一年。詔大丞相伯顏。領諸將兵伐宋。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際會。思效計勇。以自奮。是時今懷孟萬戶劉公潭。以世襲上百戶。攝行千戶事。將七百人。屬今尚書右丞史公格。由西道進。是年渡江。以攻下一堡。生得將二人。攻沙市。先登。加忠顯校尉。遷總把。明年。以攻下十餘堡。生得將十人。攻潭州。先登。加昭信校尉。明年。以略定柳、賓、邕三府。生得將一人。攻靜江。先登。賜銀符。加武略將軍。爲真千戶。明年。以攻下鬱林、化、二州。略定廉、欽、高、雷四州。生得安撫使二人。將四人。加武德將軍。明年。以從平章政事阿里海牙。過海。略定瓊州。降大將六人。賜金符。加宣武將軍。遷總管。守瓊州。又以略定萬安軍。攻下黎洞一百二十所。降大將三人。賜虎符。加顯武將軍。明年。又以略定吉陽、昌化、二軍諸洞寨。加明威將軍。爲萬戶。兼安撫使。鎮海招討使。守瓊。凡九年。以民夷既定。來朝京師。遂加廣威將軍。授今職。移鎮嚴州。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置總把。千萬之間。

置總管以爲遷拜旌賞之漸。其許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惟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爲美官，而至佩虎符爲萬戶，則又爲最貴矣。公自以階襲至此，過家上塚，圖報先澤，以近世多刻石先塋，敘先世名迹，如古先廟碑者，乃再拜以事狀來請。按顯曾祖考諱德安，隱居不仕。妣張氏、楊氏，顯祖考祁陽府君諱寶，姿幹奇偉，氣略過人，當金貞祐主，棄河朔，徙都汴時，有張甫者，據信安，武仙者，據真定，皆爲金守，易定之間，大爲所擾，而蔡國張公柔，開府滿城，凡州縣來歸者，皆承制封拜，令各城守，相爲應援，以禦敵，乃以祁州爲祁陽府。今左副元帥賈公輔，行帥府祁陽，以府君爲行府右監軍，仙軍嘗攻深澤、新樂二縣，府君將兵往據，大敗仙軍，二縣之人賴以安全。後仙將柴姓者，襲取冀州府，君從張、賈二公往據之，時天大雪，深三尺，與柴軍遇，張公陷雪馬倒，爲柴所逼，府君以一矢斃之，柴軍遂潰，而張公獲免。上府君功，授宣武將軍，祁陽府通判，再遷總管。後以年老致仕，優游鄉里，享年若干。妣李氏、楊氏、姜氏，顯考蒲陰府君諱世鼎，以蔭補蒲陰尉，後以良家子從軍，特授上百戶，戍亳，嘗以主帥命將五千人，攝府事，攻荆山，身先士卒，不避矢石，竟被創而廢，享年若干。妣齊氏、張氏，三世皆葬祁州蒲陰之北鄉百長原，其宗支別有圖列碑陰，銘曰：自北而南，天開元基，遼漸燕垂，金奠淮夷，厭分裂耶，孰徹藩籬，白鴈一舉，橫絕天池，彼濊海兮，藏鯨鯢，巨壘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壯士兮，驅而守之，矯惟劉公，熊羆虎貌，奮髯一呼，黎山爲摧，強黎是讐，罷民之依，彼祥雲瑞日，固爲可喜，不有風霆，執行天威，方挽強是賴，而一字奚施，我聞瓊人，劉公之思，相彼甘棠，根株在茲，乃今燕趙，如唐山西，或一矢斃敵，赴主將之難，或百戰致命，合荆山之圍，蓋三世受封，而後出益。

奇語彼瓊人。有來京師。道出於祁。黃蕉丹荔。當一酌劉公先塋之碑。

明威將軍後衛親軍總管李公先塋碑銘

至元十七年。丞相伯顏。以舊所領諸將中四人。見皇太子曰。此皆臣攻江南時。渡江水戰。攻城略地。爲國家盡力命。臣所親見者。是時天下事。聽皇太子處置。乃命四人者無外補。可使將侍衛親軍。仍賜食殿中。今致仕後衛總管清苑李公。其一也。公便騎射。材趨過人。雖自幼以宦家子從軍。爲將校。然每喜與士大夫遊。且其居近予。故聞其動爵行事也。習。壬戌。憲宗南征。將兵隸史忠武公。至巴州。能卻敵。攻諸柵先登。至重慶。原作崇慶。按巴州以上重慶。係沿江要地。崇慶在成都西。與地形不合。卒。遇敵江峽。奪戰艦。中統元年。今上北征。復將兵隸忠武。至吉河。三年。李壇叛。將兵隸張勇烈公。圍濟南。日夜與賊戰。獲賊衆十餘人。明年。詔河南統軍略地荆南。將勇敢。分攻堅柵。多所克拔。九年。圍襄陽。十一年。丞相伐宋。爲衛前將。至鄂州。部所將。引戰艦入至郢州。夜奪浮橋。攻沙陽。新城。二柵先登。渡江。將勇敢水軍。首與敵遇。取旗戰艦甲仗。旣渡。能盡卻所當守岸兵。復入江。順流追奪。至白虎山。明年。取夙州。能退敵焚其舟。時敵將夏貴。水軍陣巢湖。勢不可犯。能破其堅。奪旗鼓戰艦。取常州。將勇敢先登。拔其城。又略定蘇。秀。二州。此其功。憲宗時。中書右丞相公子清。牒爲百戶。中統二年。璽書遷總把。錫以銀符。至元十一年。軍職例加散官。授敦武校尉。十三年。遷武略將軍。錫以金符。爲千戶。十五年。加武德將軍。再加宣武將軍。爲總管。十七年。遷明威將軍。爲後衛親軍總管。後例減總管。復爲千戶。凡六被璽書。再授符節。憲宗南征時。詔賞白金一錠。北征時。今上賞錦衣一襲。圍濟南。

時親王爲大將者。賞白金半錠。渡江時。丞相賞馬一疋。白金一錠。此其爵賞。下濟南。出誤爲賊所汙者。數十人死。拜衛率。讓其同列先。己最後補。此其行事。公知予習聞是。謂予曰。凡此皆藉先世。今思報效。而先塋近在縣之臨水里。考品制得樹碑。願刊先世名行。使子孫知仁祐。今日者有所自。皇考諱義。大元開國時。從楊甲立柵保南。甲爲李丙所害。乃慨然以義動衆。共殺丙。以復所事。讐其衆。遂推爲長。後大帥山赤丹。略地燕南。乃以衆歸之。朝廷賜以璽書金符。俾就領其衆。爲權府。如古留後。天下既定。乃浮沈里社。年八十二終。請書是爲銘。予按司馬遷自序多及己。蓋史家變例。故公動爵。亦宜附見。以榮先世。公諱仁祐。字安卿。男一人。曰元。襲公職。女一人。嫁僉行樞密院事王公之子。守銘曰。

吁其好還。臥榻不容。白鴈載飛。千楸益雄。有翼而從。咸第其功。南至於江淮。北至於沙漠。東至於青齊。西至於巴庸。惟公生平。預折四衝。當爵以告其先。曰疇昔生男。不愧矢蓬。留後復讐。天亦義之。報不在躬。彼藥幽崇。龜螭而豐。銘以賁之。庸壽厥封。

正議大夫禮部尙書王公神道碑銘

公本東萊王氏。其大父曰溫。娶周氏。生永福。多才有遠識。見金末亂。避地徙燕。嘉陶朱公爲人。用其道以富。天下既定。遂列名莊聖皇太后封邑籍中。後被教主管都城課稅。比五品京官。實爲宛平王氏。始祖娶某氏。生公。中統初。選良家子入侍東宮。公甫弱冠。儀觀甚偉。氣宇粹然。太保劉公秉忠。見而器之。引以與選。服勤守恪。漸致近密。有詔皇太子裁決天下事。凡時政所急。民瘼所係。知無不言。是時宮職未備。而湯

沐分邑。地廣事繁。當有攸屬。乃拜公正議大夫工部尙書。行本位下。隨路民匠都總管。及詔立東宮官屬。爲家丞。蓋令署帝鄉貴臣。故以公爲貳。又別置儲用司。掌貨幣出內。以公廉悉。特令兼之。前後所蒞。咸以精飭事治。獲嘉獎。後以病辭職。不許。辭不已。逾年。乃許。仍令食祿如故。復上言。旣不事事而祿食。臣心誠所未安。又不許。面陳其不可。至於再三。方許。至元廿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天子重其事。選及侍東宮舊臣。老成鍊達者。護之以行。公乃行。陛辭。天子目之良久。以爲得人。營幕所在。軍政肅然。未幾召還。廿八年。天子更易大臣。一新時政。詔求才可用而久不仕者。羣臣咸舉公。拜禮部尙書。復以病辭。皇太子妃召問曰。人皆欲進。卿獨求退。何也。對曰。臣見宮庭舊人。如臣等輩。十去八九。臣蒙恩最厚。願留侍皇孫。備宿衛。更直實不忍去。聞者莫不嗟歎。明年薨。問疾給葬。故事畢舉。旣葬。詹事張九思曰。公從事東宮三十餘年。小心慎默。無少玷缺。而其辭受去就之間。風義凜然。有可激勵後世者。不可不書。其神道宜有碑。碑宜得劉某銘。其孤鵬。持集賢直學士趙孟頫。所撰行狀來請。公予所知。資孝友。爲人誠實樂易。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其居家教子。撫孤嫠。恤宗族。秩然有序。銘固無愧。公諱倚。字輔臣。其夫人張氏。薊州節度使滋之女。九思姊也。內助成家。其子男二人。鵬。爲長。朝列大夫異樣總管府總管。秩視九卿。鵠。讀書未仕。女三人。長適鷹坊總管韓某之子某。次適集賢學士劉遜之子庶。次適夫人之族子謹。其孫男一人。遂初。女一人。幼。其壽五十三。其薨之日。正月戊申。其葬之日。二月甲申。其所葬在盧師山下。銘曰。

正從惟一。是爲臣則。偉公得依。確乎不移。初仕東朝。曰勤汝嘉。允惟帝卿。來視予家。身方病休。心未職免。

鶴駕仙遊。鸞聲未遠。帝曰。予孫往藩於懷。疇咨家老。作傳惟諧。還歸幾時。乃卿於禮。難忘本初。臣心安此。嗚呼忠哉。茲惟公墟。吉實銘之。過者勿驅。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爲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爲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衆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爲羣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羣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籍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未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如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爲出粟食之。不使流散。時新法藏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留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坐。保伍爲空。公乃豫爲符券。爲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藏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爲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爲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爲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筵齋廡庖廚。惟備。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爲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

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三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蕢。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蕢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予按傳記。初。澤俗淳樸。民不知學。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爲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爲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爲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恆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敦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諱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旣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月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爲後民。爲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兼盡。公焉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閔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幡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貔虎。迹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旣安旣甯。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戲澤人。勿替爾思。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後四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致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治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冤。爲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卽壞亂。其處已。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道而東之。車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透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旣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眷顧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溉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磴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溉田之餘。月分之禮。仍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居南北衝。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於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孽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塹。時伏盜其間。公爲墮其高。堙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錢。例當己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靡在縣。不可無。遂割之以起靡。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辜於上。不敢得辜於下。必爲爭辨。得其

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忘，以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循吏爲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謠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探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足以爲吏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以致奪公之私怨。公早歷臺閣，人望其通顯可立致，旣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與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沈滯之私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孰恤我饑。惟耶律公，出言若隄。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畫旂。聞公車者，更戒勿嬉。旂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知服，子不知力。彼盜之穴，南據邱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於以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癯。公堂燕深，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武強尉孫君慕誌銘

戊申夏六月丁巳武強尉孫君以疾卒。臨卒，疏其子繼賢等曰：吾以先世之澤，生而有幸，四若等可念之，勿忘。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廿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饑路隅，甚至髡鉗，鮫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爲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也。吾挾是以沒，上有以承先人，下有以遺若等，無恨矣。後卒十日，祔葬范原之先塋。後三十有八年，繼賢始狀其爵里，且誦所遺言，請予銘。予按君諱善，真定武強人。祖泰，父成，皆業農。穡粟嘗遇歲凶，貸饑者不責償。癸酉，我師略河間，君始以所保柵附大城以降，得賜官，修武校尉。佩銀符，後以功遷忠翊。金亡，始罷諸鎮兵，令各封賞有功者。遂署本縣尉，以終。娶李氏、周氏、張氏，子男四人，長卽繼賢。奉訓大夫，知深州。次繼勳，行軍百戶。繼忠，本縣諸軍與魯兵官。繼貞，都元帥府知事。獨繼忠爲張氏子。餘皆周出也。周年今九十，康寧。女四人，皆適令族。孫男九人，弼，承信，校尉，行軍千戶。佩銀符，輔，行軍百戶。餘尙幼。銘三章，章八句。

天開洪爐，若有所試，彼紛枯莖，祗以滋熾。謂天不仁，此獨何存。吁！此何希，彼獨爾繁。紛如仆僮，君身堂堂，蕩焉崩離。君聞熙熙，吾幸所資。一柵之力，微有相之。區區何及，涼風至止，繒纒不儲。哀哀履霜，兒寒何需。有興吾詩，孰不歆歆。匪有所興，一尉奚書。

新安王生墓誌銘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為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為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
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警吾當作銘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為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服。原作復按漢書復也此用之不合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
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其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原作辟據元文類於易山諸砦。原作巖據元文類改
正。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仲禮。元文類易之州。元文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
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受
東鹿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
曰太守。皆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廿一日。葬於河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

夫人張氏出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天。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苗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於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於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峨峨，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郭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諱文婉，字麗卿，姓張氏。蔡國武康公柔之子，年十有五，嫁郭氏。是爲故攝行元帥事彥成之婦。故易州太守宏敬之妻。今奉議大夫謙之母也。夫人之母毛氏，金大興尹王脩然之外孫，賢而好禮。故夫人生而有儀則。時蔡公開國燕趙間，隱然古方伯。如郭氏，皆所自署者。夫人既嫁，能抑抑敬戒。其舅姑夫子上下咸曰：「宜。」嫁十有五年而夫亡。夫人復能以禮自持，綱紀家政。內而養老撫孤，使喪祭婚冠皆以時。外而事母，夫人病盡憂。至三刲股肉以進。癰潰，則親爲吮之，無難色。又三十年，以至元廿一年五月廿三日，以疾卒。春秋六十。以後五月一日，合祔於河內夫氏之墓。謙以狀如右，請銘。夫銘葬，非古也。婦人統於夫，若特銘，則尤爲非。雖然，有則舉之。古今人子之心所同然者，以是則爲宜。且瘞之，將誌其藏，非以表白也。雖婦人亦宜銘曰：

觀法於坤。陰教之師。婉彼夫人。秉是靈華。於赫公族。莫敢我夷。姑得而婦。夫得而妻。及茲孤惻。毅然有守。哀哀良人。毋恤爾後。姑曰予婦。兒曰予母。屬曰予主。以左以右。盛忘其貴。憂安其勤。士難其兼。婦乃有人。宜壽以樂。鈞其報施。虧之又虧。孰主張是。彼將有待。自獻其天。其天維何。河內之原。得從以藏。魄沒其寧。幽文象德。匪事著明。

孝子田君墓表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原作去。據元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文類。原作相爲。據元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爲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

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考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惻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火。未暇省閱。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葬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冰傷脛。至血出發母塚。下尸而塞之。乃還。而衆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遣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爲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實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尙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季。德。昌。銘曰。

嗚呼。蹈斧鉞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藐焉此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纍雖邱。匪邱者存。有圓雖石。匪石惟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孰獨匪人。

君諱守通字彥誠。姓李氏。其先中山人。五世祖從。大宋靖國間。仕至朝散大夫。因宦遊至洛水。愛其風土。衍沃而占籍焉。遂爲洛水人。高祖惠明。中武舉。官武翼大夫。同知鄜州節度使。曾祖智靜。避靖康之亂。隱居不仕。祖德遷。娶劉氏。生君之考道元。讀書有立志。動止以禮。年五十。卽斷家事。關白。就太一翁受道籙。開別第以居。娶張氏。生二子。長曰守進。君其次子也。君資樂易。與物無忤。喜施予。善談論。能言漢唐五季事。歷歷如數目前。君旣故家。且有才具。故素爲州郡所推擇。及金人南徙。國朝遷諸州工人。實燕京而隸邢洛者。卽舉君授符而總之。後以將作如制。數蒙寵賚。已而不樂。曰。是身可役。役於是耶。遂委符歸鄉里。歲時會耆老故人。相與娛樂。享年九十。以至元九年十月二十有八日。無疾而逝。葬武道鎮先塋。娶景州處士劉從直之女。婦道母儀。鄉邑以爲法。先君二十年。年五十八卒。生男子三人。長全福。季全安。皆早世。仲子曰全祐。女子一人。適千戶任某。初。東瀛先生蕭鍊師公弼。有重名。所與遊皆當世名士。今上在潛邸。屢以安車徵之。至則待以客禮。其前後條對。惟及治道。而所薦舉亦皆天下之選。蓋奇特之士。厭於世故。而以方外自隱者也。君以全祐幼有羸疾。不任婚宦。乃命棄家師事之。今以學識清修。先賜號觀妙大師。再加純一真人。深爲上及皇太子之所眷顧焉。二十五年春。純一遣使持君世次行事。請於予曰。予家自朝散公起家。兩世貴顯。後漸卑下。爰至先考。方圖遠紹先業。尋又棄去。而以樂終。今全祐老矣。雖兩被璽書。而奉祠宮觀之秩甚隆。復不能追及先世。又旁無支屬。可以後吾親者。思所以慰吾親。惟有旌紀邱壟之一路耳。平昔願交吾子。凡以是故。今敢以是累吾子。吾子其毋辭。嗚呼。吾純一託迹元虛。旣老而能不

忘其親。雖其天彝之秉，自不容已。然予於是益信東瀛爲奇特之士，而其門人之所觀感而得之者，固如是。迺爲敘其始終，且系之辭，以識吾純一之悲焉。曰：

天開兮地闢，惟寅兮生人。寅之所生兮有吾之先，幾億萬傳兮延及此身。如根而榦兮如榦而枝，前既有承兮後當有滋。惕焉傷哉兮而息於斯，稟世短長兮厥初不齊。不滑以人兮乃天之爲稽，伯陽之所崇兮曰生與慈。彼縣縣其不輟兮，由段干而膠西。物與道以爲體兮，今舍此其孰依。惟純一之超詣兮，知反本之當悲。渺黃鶴之翩翩兮，過故墟而徘徊。撫長楸而太息兮，勒金石以告哀。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陘，號質行家。君始力學爲士，當金遷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爲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千戶爲屯，以食汴梁。旣破，衣冠內從者，大爲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旣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旣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尙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爲琴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關洛州郡，恆得以佳山水悅親。籃輿孫擁琴尊，僮隨徜徉嘯咏，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爲浮薄輩所陵侮，旁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

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歎曰。物理有代謝。是旣服勤我久。子孫宜不忍更隸之也。悉毀券。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葬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廉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爲兩浙都轉運使。爲政廉易。姚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磐。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甄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牀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閱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臺。爲樂國也。早勤耄歌。時所職也。彼蜚沖天。伸此屈也。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辭

玉田楊先生哀辭并敘

余平生所與往還通問訊者。皆有日錄。而以時考之。庶其有自警者焉。昔者有自京師至者。曰玉田楊先生。嘗問子動靜於我。又曰。嘗問子言貌於我。或又曰。先生謂予。過此必識子。是以來。若是者無虛歲。至有素疾。予如仇讐。而擠毀百至。一及先生之門。則必幡然親愛。予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後得先生手疏。訪故人遺文行實。而先人與焉。予始疑先生之所以拳拳於予者。或以

先人故。思欲一見以報其知。而先生歿矣。後五年。至元丙子。其子遇。始與予會。其雅相敬愛。猶先生。又二年。遇謂予曰。先人愛子者。子爲辭以哀先人。莫子宜。予固幸其得以遂予哀。故不辭。先生諱時照。字春卿。仙翁雍伯之後。嘗爲興文署丞。幼穎悟。質厚。制行不爲崖岸。性喜客。家雖貧。而延致接納無虛日。隱居教授餘二十年。名公貴人。往往出其門者。築一室。環種以竹。名之曰庸齋。或爲圖其象。爲野服。蕭然。先生顧而樂之。名以庸齋自適。先生之病革也。訣其門人李生曰。予平生無媿於世。言竟怡然而逝。其所學與其所行。蓋可見矣。而世獨以好客稱之。非知先生者。遇。今爲史院編修官。孫肯堂。亦好學。其詞曰。

嗟澗澆兮孰可淳。賦敦龐兮公其人。揚爾波兮一我存。矯獨立兮與物春。物來納兮吾渾淪。氣被物兮吾氤氳。彼巖巖兮駭絕倫。嗟離物兮危爾身。被悠悠兮逐世紛。孰有涓兮不涇渾。庸可常兮德有鄰。微先生兮吾誰與親。

白雲辭 二章

白雲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結彩兮明幽芳。衆星皎皎兮水波不揚。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無方。肅予中立兮四無旁。予母歸來兮山高水長。

白雲高飛兮杳不可尋。靈風長往兮聲不在乎幽林。皎月東生兮忽西沈。元鶴何逝兮遺之音。予思未及兮。實懷我心。儻萬里兮指所歆。曠同游兮啓雲襟。予母歸來兮山幽水深。

靜修先生文集卷五

祭弔文

己卯春釋菜先聖文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聾聰昏元文類。明謂當後人。承此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爲瞻仰。有惻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脛屈。未立已原作以。編元文類改正。類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懷不自容。顧念初心。恍焉如失。今此闢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今學者。尙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弔荆軻文并序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於易水之上。草枯木原作。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瀝泣共訣。救血相視。原。刺血相親。據江。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原。灣別賦改正。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燕原本脫。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

軻乎。吾想夫子之憤惋。千載不散。遊魂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其辭曰。

稷文祚絕兮。天驕強嬴。六王猖狂兮。係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勢若縛嬰。英雄膽落而求死兮。膏鏃鏃之餘腥。脫身於商網兮。寄命儒坑。嗚呼吾子。將何爲哉。此時何時兮。不匿影而逃形。暫一時之豢養兮。遺千古之盜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萬乘之雄兵。挾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靈。死而傷勇兮。雖死何成。嗚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豈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驪山未秋。走鹿未罷兮。秦羅未游。子亦何人兮。敢與天仇。嗚呼太子兮。豈無良謀。招賢養士兮。信義是求。胡爲嗾駭驕搏於菟兮。不顧吞噬之憂。召公之廟不祀兮。將誰之尤。損燕士之奇節兮。吾爲子羞。感霸業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蒼天之茫茫兮。寫我心之悠悠。

告峨山龍湫文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出於天。非神之所得而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涵蓄靈潤。雖欲發之而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於天。而主佑下民者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於天。昭昭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

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於神。則是禱其所常禱矣。既禱其所常禱。而當禱之神。能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闔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壇壝。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自此而變之。則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雷之澤。神其不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才。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辛卯八月。

祭王利夫文

鄉友王公利夫之靈。鄉中親舊。所存惟公。謂當百年。今復已矣。孤子之際。憂患之餘。所遇皆傷。矧茲永訣。嗚呼哀哉。庚寅四月。

祭楊待制文名恕字誠之

堂堂文獻。金之儒宗。得見嗣子。如及晉容。况我先人。出文獻門。既世有契。義當公親。總角拜公。雞泉之濱。期與莫當。懷乎此身。後公重來。我方南還。德孤道否。焚焚在艱。拜書於公。義動公顏。別五六年。移居西湖。

吾道日窮。交道日疎。間疾憂貧。兩辱公書。愛我如斯。死別終天。不及執紼。猶當漬醢。矯首東望。奈此履然。絀辭寓哀。公其鑒焉。

祭王彥才文

故參知政事王公之靈。在公晚年。嗣續惟重。方將慶公。公已告病。問疾之舉。旦夕治裝。公謝弗來。公已云亡。孰知此行。施行公喪。昔公之西。予寓易城。百里送公。為公遠行。今公此去。終天永訣。敢不扶疾。送公於穴。恩禮未酬。音容窈然。謹此區區。公其鑒焉。嗚呼哀哉。
甲申十一月。

銘贊

王孝女旌門銘并序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

孝女王氏。縣人劉某銘曰。

魯山之元。本句上元文類有孰不娶終身曰六字。道州之陽。稱卓行何。元文類作史名卓行何。謂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盧

公表之。元文類之字下有何字。用以戒荒。

友松軒銘并序

總帥史侯子明。種松私第。因以友松。名其堂之軒。友人涿郡盧處道為請銘。銘曰。

孰賦遠遊。秦初爲鄰。孰廣絕交。麋鹿爲羣。彼其薄世。棲心物外。世固未薄。汝薄已大。矧侯貴游。於侯何負。乃今翻然。亦松與友。植物之英。象斯人賢。象則與之。而况其真。寬裕樂易。孰求此心。我將持松。責侯來今。凜乎風霜。巍乎明堂。彼實有之。予靈敢忘。

神農畫像贊

天初生民。粒食已成。如人育子。種與俱生。於赫炎皇。繼天而已。聖德神功。止於如此。

退翁真贊

廊廟之姿。山林之思。惟所謂天下之士。故能爲學者所師。奚藏諸用而昌於辭。有德有言。寧卒不施。迫而視之。非吾退翁而誰。

廉泉真贊并序

中統初。廉泉公年甫三十。以門地才望。爲天子宰相。未幾。以病去。而天下之人。日夕相與語曰。幸廉公病少愈。當復相天子以福我。而公之志。則亦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也。如是者凡十餘年。而公竟不起。以終。以人觀之。公爲不幸。抑不知天之愛公。俾盛名全當世。其所得已多矣。公雅愛予。而未之識也。近獲拜公像於其子孚。遂爲之贊。以報其知。公本高車部人。因官命氏爲廉。公舊嘗鎮秦中。旣去。而秦人思之。呼其濯纓之水曰廉泉。後以爲號云。

北庭而西。風氣所同。雲龍所會。如漢沛豐。公惟世臣。金人命氏。天畀以文。用瑞斯世。胡其畀之。不盡施之。

茲實齋公使全歸之。我思廉泉路遠莫致。龐眉者誰。不動聲氣。觀公之像。湖海之豪。求公之心。憔悴離騷。彼齊魯儒。輕自高大。何不旁求九州之外。

田先生真贊

貌澤而腴。氣秀而疎。善畫如閭立本。而不以藝自恥。識字如揚子雲。而不以諸生自居。人類萬殊。觀物有書。所謂三皇氏之民。百世之士者。蓋斯人之徒歟。

可庵道士真贊

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遊。不滄浪。不廟堂。超然無何鄉。冠其髮。繩其鬚。溫然山澤癯。水其心。雲其身。飄然萬天民。俗而無塵。野而有文。九十康強。人間幾人。吾謂可庵之真。乃神仙之神也。

王允中真贊

齒未老。鬚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已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實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原作分。據元文類改正。幾禍一身。固可爲戒。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寧不優耶。

郭安道真贊

衣冠自同於鄉人。而文章名天下。言論若無所臧否。而風鑒析秋毫。安處下僚。而人不見其屈。力辭兩命。而人不忌其高。我相英華。得其根苗。蓋於此眉睫之間。又見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購書。揮觴結客。

以侷儻起家爲幽并之豪也。

張大經畫贊

眉之揚然。若將遠遊。目之凝然。若有深憂。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果決通達也。如髯之蚪。有欲驗夫襟懷志趣之高。與其文章政事之美者。於茲焉而求之。

書畫像自警

所以承先世之統者。如是其孤。所以當衆人之望者。如是其虛。嗚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賦

橫翠樓賦 并序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爲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爲一時之偉觀者。雞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閭閻。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概者。橫翠樓也。樓之上。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康。醜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斯。詠於斯。原作此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几。按間。故樂而名之曰橫翠也。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嗟峨嶮

嶮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峻拔。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出。雨霽虹銷。巖壑灑灑。若拂嵐撲黛。鶴鶴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也。霜露既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鶩飛。微微螺髻。隱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下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開簾拄笏。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煙容雨態。如萬物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而觀之。主人氣象巍然。襟韻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人之殘唾。亦爲之賦。而贅之於後。其辭曰。

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攜。登於橫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右塞。引雞距之清流。倚太行之宏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慘慘。晦日冥冥。林壑失色。岳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泊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悵然失視。悚然忘形。恒惻於慷慨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寒。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快千里之雄風。使人湍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崙。有可挾日月。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橫空之素鶴。揖列壑之青嵐。訪攢峯風原作之翠黛。窮島嶼之縈迴。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磊砢。原作豁中襟之蕪芥。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

第名。高詩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岫幌。闢巖扃。收霧幃。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翠。貢圖畫於

新晴於時吾與子。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翱翔。期萬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毫芒然後置。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苦寒賦

嚴氣積。元律窮。北斗知春。迴指於東。惟功成而不去。孰頊冥之可容。乃鬱彼孽暴。激彼威鋒。凝愁雲而蔽日。怒寒風而攪空。奮陽春之生氣。使天地闕然寂然。如未判之鴻濛。於時燭龍絕光。熒惑失次。陽鳥斷足。火鳥縮翅。畢方高飛而遠翔。癡牛毛寒而縮蜩。炎帝爲之收威。祝融爲之屏氣。羲和倚日以潛身。盤古開天而失視。天吳死於朝陽之谷。倏忽滅於海南之地。若乃焦溪涸。熱海澄。沸潭止。溫泉冰。火井凍。陽谷凝。炎洲地列。裸壤毛繒。熒臺煙滅。瘴水生凌。而我生於此時。奚凜冽之可勝。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遠。霜鋒寶劍。鐵襖單衣。積雪沒脛。悲風激懷。夜渡劍河。曉上輪臺。陰山雪漫。瀚海冰厚。當此苦寒。十死者九。又若寒門久客。貧閭故居。不爨不燭。無衣無襦。鼻酸氣失。墮指冽膚。火如紅金。薪如桂枝。兒號妻哭。痛盡傷悲。抱膝而苦。竟死何裨。噫嘻嗚呼。天歟。地歟。神歟。彼頊冥之不去。我生死其何辜。嗚呼噫嘻。蓋嘗聞之。無寒不溫。無貞不元。時之革化。由是而門。吁炎吹冷。元氣所存。貞極不元。寒極不溫。乖序錯命。罪半東君。於是易川牛馬走。地上蟻蝨臣。再拜東方發狂語。唇凍舌澀難具陳。告我東君。胡甚不仁。嗟生類而欲盡。君奚爲而不春。匪我語汝。其孰汝親。匪君顧我。孰活我人。我藉汝力。汝假我神。挽天地之和氣。黜頊冥於元根。

汲東海之泥、以接地軸、鍊泰山之石、以補天輪、以廣廈萬間、庇吾民之凍骨、以布裘千丈、弔四海之冰魂、使鸞鷟赤子、鼓舞於春風、熙熙然樂其天真、胡爲弛綱維而退避、獨廉讓而謙尊、我徒問汝、汝且不言、於是乎、乃歸壘其戶而葺其楹、襲其被而重其衣、不尤乎神、不怨乎天、束手容足、以順乎時之自然。

渡江賦

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還。今國家大舉。方與宋君會獵於江東。因之以問罪。北燕處士。慨然壯其事。乃計地勢。審攻守。將草渡江策。以助之。淮南劍客。聞而過之。曰。今茲大舉。長江必可渡乎。江東必可克乎。君其爲我言其勢。處士曰。昔我國家。初基創元。順斗極。運天關。握雄圖。祭雪壇。神人赫爾。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橫八荒。跨北岳。漂九陽。南極破而朔風烈。長星滅而北辰張。繼繼承承。臣僕萬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揚。卵壓中原。勢開混茫。蠡爾蠻荆。何癡而狂。自取征伐。孰容爾強。今乃提天綱。頓地統。竭冀北之馬。會天下之兵。銜枚疾走。攝號而南行。然後駢部曲。列校隊。愬元戎。誓將帥。橫堅陣於高岡。招勝風於大旆。鼓角鳴於地中。旌麾拂於天外。曉騎輕車。旬隱旬礪。原作旬礪。隱旬與上下韻。不叶。據枚乘七發改定。元幕綠微。飛揚騰藹。魚麗長蛇。撼搖覆載。長鯁雪點。流矢雨飛。霜矛電激。神劍颯馳。精甲雲屯。白日爭輝。扇燎原之猛勢。奮蓋世之雄威。嗚呼噫嘻。吾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飲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鬪。業在征伐。咆哮而猖兇。怒感激而風雲變。頽崑崙而翻海浪。折江河而崩雷電。川谷爲之蕩波。邱陵爲之震眩。使彼淮方之矮馬。蠻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敵。退不敢竄。我乃擊奔霆而倏昇。怒長風而迅征。一

叱而健瓴折筮。再鼓而瓦解。士崩。於是環壘剝塹。麾城下邑。灌以流潦。礮以巨石。前喉後背。左排右掖。一日之間。一方之地。開拓千里。遂乃進楚泗。拔江都。擊丹陽。取南徐。浙西之津破矣。擁廬壽。跨烏江。濟蕪海。攻建康。淮南之戍潰矣。平舒剪斬。順流而下。徑入潯陽。江東之渡得矣。掠荊州。掩黃岡。下江陵。困武昌。湖北京西之虞通矣。於時六師奮機。萬馬吞舟。駕黃龍之雲。颯御五牙之貌。原作魏據馬騶轡斷橫江之鐵鎖。焚柵岸之河樓。其勢也。人人清河公。一一韓擒虎。小王濬之樓船。凌伏波之銅杆。朝發鼙鼓。夕會南隅。囊括百越。杯觀五湖。靈旗所指。席卷長驅。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之士。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溪焦土。七澤邱墟。何其痛哉。客聞之而笑曰。信如公言。以謂遂無宋矣。曾不知大國有征伐之力。小國有禦敵之勢。而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外則西接巫峽。東至海陵。相望萬里。烽檣旗亭。其形勝也。臨谷爲寨。因山爲嶂。振扼喉衿。天設巨防。蒼龍元武之制。白狗黃牛之狀。鐵瓮銅梁之固。劍門石關之壯。峭峽東之狼尾。聳荆門之虎牙。持夔州之百牢。揭瞿塘之兩崖。鳥道盤空。戟牙刺天。馬不得列。車不能旋。一人守隘。萬夫莫前。彼雖有懸車束馬之勤。棧雲梯石之役。我主彼客。彼勞我逸。財殫力痛。功不補患矣。內則灘流迅急。波濤洶涌。狂瀾逆走。絕壁障壅。其所鼓盪。則盤渦谷轉。原作凌濤瀾。山頹。二語見郭墮雲遁雨。怒風轟雷。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吞淮飲海。滔天而來。中有舟艦被江。旌甲燭日。金翅青龍。風鳥水鶴。連檣萬里。牽拖千尺。篙原作工舟師。選自閩粵。靡颯風。翫靈胥。撫馮夷。策天吳。察象馬之神機。責千里於須臾。東守偃城。

之塢。西屯采石之戍。一舸據津。萬夫莫渡。孫權割險而自霸。曹丕望洋而迴取。加之以春水方生。漲氣連天。蕪鬱薰蒸。跼墮飛鳶。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又若船襄漢之粟。漕江淮之資。發武庫之兵。剝犀象之皮。鏤銅牙於龍川。伐竹箭於會稽。使巴渝趨捷善鬪之夫。服而用之。亦足以抗衡中原。隔障蠻夷。退以堅守而進以力持也。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既有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獨不聞之乎。處士曰。表裏山河。備敗而已。堅甲利兵。應敵而已。以勢禦勢。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應之以大機。昭之以大義。而有不禦者。我請爲子籌之。我直而壯。彼曲而老。我有名而衆。彼無義而小。一也。彼江寒之地。盤互萬里。分兵以守之。則力懸而勢屈。聚兵以守之。則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帶之水。據手掌之隅。將惰原作兵驕。傲不我虞。其備愈久。其心愈疎。三也。彼荆鄂之民。舊經翦伐。久痛瘡痍。見旂裘而膽落。夢毳窟而魂飛。今聞大舉。重被芟夷。人心搖落。士卒崩離。四也。彼留我奉使。譬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請纓破浪。虎視長江。亦有年矣。今天將啓。宋將危。我中國將合。我信使將歸。應天順人。有征無戰。五也。孰謂宋之不可圖耶。客於是怙然失氣。循牆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對矣。

靜修先生文集卷六

詩 五言古

經古城

我行常山尾。高城下吾前。按轡覽形勢。依依見金。原作燕。易水開前襟。飛狐連右肩。遙想豪傑場。撫已增慨然。薪人過我傍。一笑如相憐。指城前問余。考古今幾年。沈思未及答。行歌入蒼煙。

韓魏公祠

定州古北門。作鎮多英奇。如何郡學傍。獨有韓公碑。乾坤極厚大。運動物不知。堂堂宋三朝。幹旋公似之。惟公元默間。泰山已四維。天字公之祠。元氣非公誰。郡人一何愚。而於公欲私。大者且勿論。緒餘猶世師。千年閱古堂。誰歌鄭國詩。公閱古堂。當公有詩。徘徊老柏前。目原作送秋鶴飛。悠悠五色雲。悵望今何歸。

燕平學仙臺

碣石來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為煙。原作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鼇簪。山人蟻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爐。金石難原作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為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饑鳶。今古非一臺。浩歎秋風前。

黃金臺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新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德輝照九仞。鳳鳥才一鳴。伊誰腐鼠棄。坐見饑鶩爭。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黃金與山平。不採兵縱橫。落日下荒臺。山水有餘清。

張燕公讀書堂

陰壁下寒泉。陽崖隱深洞。想像張幽州。當年此絃誦。遐情納方寸。灑露驚宵夢。既有真積功。豈無致時用。不然起絕學。猶當垂後統。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仲。文雖數燕許。名不並姚宋。遂令百世下。煙霞抱餘痛。尋幽縱步貪。懷古清歌送。緬思白鹿翁。眼中見連棟。茲山有道氣。會遇或天縱。聊以永今朝。白雲不可種。

馮瀛王吟詩臺

林壑少佳色。風雷有清秋。爲問北山靈。吟臺何久留。時危亦常事。人生足良謀。不有撥亂功。當乘浮海舟。飄飄扶搖子。脫屣雲臺遊。每聞一朝革。尙作數日愁。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視彼昂昂駒。奈此汎汎鷗。四維旣不張。三綱遂橫流。坐令蚩蚩民。謂茲聖與儔。蚩蚩尙可恕。儒臣豈無尤。不有歐馬筆。孰能回萬牛。太行千里來。瀟灑橫中州。今朝此登臨。孤懷漲巖幽。何當剗疊嶂。一洗佗山羞。

龍潭

盤磴脫交蔭。平壇得高岑。高岑不可攀。哀湍激幽音。窮源豈不得。爽氣來駸駸。靈潤發山骨。沮洳下崖陰。

爲問石上苔。妙理誰曾尋。乾坤有乾溢。此水無古今。下有靈物棲。倒影毛髮森。東州旱連歲。呼龍動雲林。顧此百丈潭。豈無三日霖。爲霖此雖能。鞭策由天心。日暮碧雲合。空山深復深。

招飲山亭

飲人不飲酒。千載誰與期。賴有此山色。我杯時一持。西郊遠市井。林亭對山暉。主人知愛客。釀酒無虛時。佳客麟鳳然。人亦難致之。君亭有吾山。招飲當不辭。

西山

西山澹無姿。中有義皇前。翻思太古人。事業何不傳。三墳亦何罪。世遠成灰煙。紛紛後來人。暮死朝爭妍。動名史一策。學術文千篇。古人豈不然。後有無窮年。惟餘方寸心。天地相後先。

池上

今朝好風日。出門何所之。西城得山多。一水揚清漪。溪翁指水言。此貨天下奇。不有體百區。猶當稻如坻。擬從陶朱公。斷取高陽池。纍纍九州谷。隱隱千石陂。食魚素無望。觀水今有期。所期徧區域。不見貧者饑。

歡飲

同類天地中。相親理所宜。前後億萬年。而我生此時。前予既不及。後孰能待之。同時四海內。徧識將無期。所識既無幾。賞心又當誰。政有賞心人。會遇亦復希。當其會遇時。豈無事相違。今朝好風色。不飲君何辭。

女蘿生松枝

女羅生松枝。不及松生年。松枝摧為薪。豈如原作山石堅。誰云高山雲。曾見天地先。人生朝露爾。豈止蜉蝣然。蕩蕩山海圖。悠悠皇極元。其間何物無。何事無推遷。事有古今希。達觀如寒暄。君今不遠遊。自苦良可憐。

有大如天地

有大如天地。日夜長乾乾。有小如螻蟻。營營誰使然。我亦形蹟中。豈得獨安閑。萬物相為用。錯綜盈兩閒。如身百骸具。少一為不完。有形無虛生。豈予獨贅偏。森然氣分內。既有不可鑄。蝮蛇誰宥之。生生亦能延。安有人道尊。湮滅獨不傳。乾乾以為師。餘者一聽天。

孤雲

孤雲生幾時。冉冉何所適。豈無崑華高。路遠嗟獨力。徘徊天中央。明月為顏色。下有幽棲士。歲宴倚青壁。朝飲澗下泉。暮拂松間石。相對澹忘情。倒影寒潭碧。

集陶句二首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是非所欽。躬耕非所歎。但使願無違。甘以辭華軒。正爾不可得。在己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饑寒况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塞座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糧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晨起書事 二十五日

蒼星替明河。三月麗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彩作原

類據元文芒。誰令月有靈。飄搖及吾窗。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方。一星當日中。乍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一絲。翠暈揚清芳。嫩雲生碧蘚。得句聲琅琅。俄見雲有魚。其大丈許長。火繩紛繞之。昂然欲飛揚。呼友與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爲病。周官夢爲祥。寤言札諸闕。庸俟知者詳。

偶書

開眼昭昭天。無形有痛痒。斯人亦安忍。斲喪甘自枉。襖中蠶一嚼。其死隨翻掌。乃知天人間。感應如影響。

遊天城

徑遠澗隨曲。崖深山漸少。居然翠一城。四壁立如掃。天設限仙凡。雲生失昏曉。平生萬事懶。登臨卽輕趨。山靈知信息。風煙久傾倒。顧瞻困能仰。汎應習稱好。端居得蕭寂。遠眈礙孤峭。乃知方寸間。別有萬物表。未須凌絕頂。胸次青已了。

遊源泉

叢祠鬱蒼翠。萬古藏清幽。冷然石上足。不逐蒼波流。長風索我御。欲舉仍遲留。白雲何山來。相對亦悠悠。

玉溪精廬

居然山四頽。危檻俯晴春。川氣生不極。翠澗洗衣巾。林陰起薄暮。酒色生微醺。歌聲忽落谷。鷲歸欲飛雲。

隱仙谷

山川含太古風氣如未開。中有幽棲人。日暮斷蒼苔。吾胸素義皇。人世不可諧。此地復何地。况若登春臺。山肩掩對峙。石徑迷縈回。桑麻連水竹。屋宇依山崖。燕南避世謠。千古知我懷。橫渠百世師。一區竟相乖。知音得元老。龍門有遺齋。伊川先生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書略曰勝善上方舊址荒廢為無龍門添勝迹於後代為門下之美事賤子孤旅人。念此良悠哉。於世豈有望。居山亦無媒。舉杯對山靈。欲去仍徘徊。他年要勝迹。此駕當招來。

遊雲水庵

乘春奮幽潛。觀化登邱山。哀淙聞遠壑。息駕思雲關。墜石密松桂。結屋珍茅菅。生煙紛漠漠。激流散潺潺。山石浮壽色。澗木榮歡顏。覽物有真意。撫節驚循環。悠然千載情。儼若盤石間。眷焉欲晤語。古人何當還。

題歲寒亭

西州有佳士。種松秋水垠。歲寒得所師。名齋豈徒云。要知松柏心。亦願濯南薰。交枝鬱葱蘢。喜與萬木羣。當此搖落中。勁節獨排雲。雖得後凋知。歲寒非所欣。

泛舟西溪

萬山倒滄浪。一葉凌嵯峨。嵯峨為飛舞。翠影如婆娑。輕陰散雨足。淨綠生圓波。人間碧海幻。老眼青銅磨。風雲幾千古。辨此雨一錢。溪南有幽人。鼓棹前山阿。煙深渺無處。月色浮松蘿。

會飲山中

鳴禽變初節。白雲思高山。笑拊蒼然石。爲謝區中緣。舉杯屬何人。四顧心茫然。雲煙互吞吐。巖壑如相先。人間此幻境。過眼成千年。山家有酒令。飲外可無言。

喜雨

以雨我公田分韻得雨字。

壬申秋大水。一雨乃孤注。九年鎔寸積。曾未辦朝露。陂塘此何日。還我滄洲趣。夜來雲初作。期待一如故。既聞漸成陣。尙謂行且住。甫寸驚已狂。及犂歎無數。平明報三尺。感激淚將雨。元功亦雄哉。回旋易指顧。呼酒欲鯨吞。哦詩有神助。區區喜與憂。豈爲一飽慮。

雪花酒

分韻得如字。

古人重甘澤。雨雪名所居。何如千里白。斂之寄一壺。神物與造化。醞釀同機樞。夢中聞酒熟。天花已紛如。况復吟風亭。興來操百觚。天地無餘春。山澤豈全臞。何當一灑之。豐年徧寰區。收藏有奇功。六月天爲鑪。冰壺連水鑑。千載誰與俱。林間有清風。此酒不可無。

種松

萬牛來邱山。大廈高崔嵬。當年誰苦辛。遺此千歲材。手持百松子。與之俱傾頽。殷勤囑造物。爲護荒山隈。今來見豪末。喜溢蒼煙堆。十年望根立。百年排風雷。自此千萬年。再見明堂開。東家十年計。戢戢千頭栽。豈不早有求。求此良悠哉。

詠梅

燕南舊無梅。寒花爲誰芳。月色隱清豔。幽香竟難藏。寸心警殘雪。孤根待朝陽。只有橫斜森。萬里同昏黃。

白蓮

冰華離風塵。素質更深靜。灑露凝幽香。皎月散清景。誰並絕世姿。澹然水中影。青房生苦心。秋風逼涼冷。安得同愛人。共此良夜永。

玉簪

堂陰秋氣集。幽花獨清新。臨風玉一簪。含情待何人。含情不自展。未展情更真。徘徊明月光。泛泛如相親。因之欲有託。風飄渺冰輪。

瓊花圖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煙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八月十六日望

前日中秋節。今宵月方圓。人間歡賞景。此際吾獨觀。吾觀意有在。高歌問青天。蒼蒼非正色。而况此嬋娟。去我當遠近。相值果正偏。徑圓知幾許。附麗或空懸。既疑執扇如。復昧左右旋。有食定何物。中黑胡爲然。何當凌倒影。迫視如弄丸。一祛萬古惑。如生天地先。吾觀意在此。餘光何足憐。

四皓二首

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鬢眉不得見。猶思見南山。每當西去鴻。目極天際還。馬遷歌采薇。託名夷齊間。孰謂紫芝曲。能形此心閑。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連攀。一笑三千古。浩蕩觀人寰。留侯在漢庭。四老在南山。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高飛橫四海。牝雞生羽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平生無遺策。此舉良可歎。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間。

嚴光

文叔雖天子。因陵位愈尊。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兩星映千古。精爽如尙存。有此謹厚者。可贈狂奴真。巢由本不經。怪妄徒擬倫。中庸久蕪沒。矯激非天民。惟餘仁義語。至今懷若新。想像富春石。崔嵬猶起人。

翟節婦詩并序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廿餘。其夫從軍。死於王原作所據元事。翟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旣葬。自以蚤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鄰里據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年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予詩者。使翟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吳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無際。烈女難自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蚤寡非所憐。求尸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鄉鄰掾引決。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疏煙。千年吟詩臺。峩峩太寧巔。爲招元詩選作寄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太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程居甫數十里

燕歌行

薊門來悲風。易水生寒波。雲物何改色。游子唱燕歌。燕歌在何處。盤鬱西山阿。武陽燕下都。歲晚獨經過。青邱遙相連。風雨墮堦戛。七十齊郡邑。百二秦山河。學術有管樂。道義無邱軻。蚩蚩魚肉民。誰與休于戈。往事已如此。後來復如何。割地更石郎。曲中哀思多。

吳山夜雪圖

江南無寒歲。一雪今幾時。吳山豈無春。畫此寒蟲姿。壯哉萬里流。不廢東南馳。胸中謾長風。俯仰今古非。誰能唱小海。爲和大江詞。

白馬篇

白馬誰家子。翩翩秋隼飛。袖中老蛟鳴。走擊秦會之。事去欲名留。自言臣姓施。二十從軍行。三十始來歸。矯首望八荒。功業無可爲。將身弭大患。報效或在茲。豈不知非分。常恐負所期。非干復讎怨。不爲酬恩思。偉哉八尺軀。膽志世所希。惜此博浪氣。不遇黃石師。代天出威福。國柄誰當持。匹夫赫斯怒。時事亦堪悲。

答樂天問三首

二氣日交感。變態何紛紛。清濁與厚薄。賦與定難鈞。世運如四時。類聚仍羣分。升沈與奪間。今古亦難倫。天道自悠遠。百年寓此身。未來不可見。既往有未聞。愚者或貴壽。賢者或賤屯。龍亢豈無悔。螻屈豈不伸。君自不知此。何云詰義文。

邈哉開闢初。造化惟陰陽。錯然入形化。一受不可忘。稻粱固爲愛。豺狼非故殃。物理本對待。生氣常相將。孔聖豈無後。暴秦不可長。鬼神禍福機。昭昭亦可量。桃嚙李樹死。城焚池魚傷。外來非我取。生意自洋洋。君何不思此。徒欲問穹蒼。

樂天種香草。有艾同根株。鋤溉兩相妨。題詩問何如。恨君計已晚。草草種樹初。根莖不早辨。使與莖葉俱。鋤根固相傷。莖葉猶可除。臭葉日以除。香莖日已蘇。區區彼微根。僅有知無餘。雖霑灌溉恩。生意已漸疏。君今尙未決。歲晚益難圖。

代來使答淵明

何時發天目。山中雲出時。出山山更佳。草木非所知。公田幸有糴。何間菊與薇。一笑領此意。翁豈爲酒歸。

幽禽

幽禽初出谷。其聲何熙熙。但知春可鳴。渾忘蟄凍時。天生復天殺。恩怨敢自私。寥寥古人心。世遠今誰知。

寓意

萬木凍欲折。中有天地春。一元貫萬古。生意誰能屯。但苦未充滿。此心終難伸。秋風髮毛改。卓爾顏色貧。又二首

愁陰翳陽景。超然慕遠遊。天風忽吹衣。命駕崑崙邱。冰壺洗秋露。霽月霜空流。平生多故人。回首生離憂。世路空嶮巖。遊子天一方。况是青春深。桃李爭芬芳。相媒有百鳥。巧韻無絲簧。客行雖云樂。歸哉非故鄉。有懷

朝詠小招詞。暮歌白頭吟。出門何所適。欲語誰同心。豈無平生交。顏色非真金。目送西南鴻。令人思之深。思子不可置。誰從懷好音。年意惜已往。進修徵來今。

獨酌

青山淡無夢。相憶無由來。每當西北風。曠然開我懷。爲從山中至。對之舉吾杯。主人有佳客。此門容勿開。月下獨酌

佳月靜可飲。一天明水寒。餘光泛不極。徘徊尊俎間。但覺涼露下。不知清夜闌。醉眠吾有興。君當下西山。書堂谷晏坐

上負青天壁。下引碧澗滋。中有晏坐石。日夕忘吾歸。永懷幽棲人。千載誰與期。人間九瀛海。莽蒼天相圍。黃塵重如霧。舉手不欲揮。白雲如可招。願作雙鶴飛。

九日登洪崖

有道士居此。今二十年不睡矣。

卑居不見秋。登高自誰始。清狂未免俗。謹厚亦復爾。山光故相迎。百步翠可倚。屈指數勝游。茲山居食指。高絕讓龍門。平敞亦專美。羣山渺波鱗。天開見洪水。列岳真清塵。遐瞰小千里。卻恐行路人。視予旋磨蟻。解衣林表坐。爛摘蒲萄紫。甘漿來逡巡。毛骨脫泥滓。勝境得真賞。泉石迥如洗。况有幽棲人。嗒然空隱几。相對已忘言。一笑雲林喜。回首暮煙深。高歌望吾子。

遊龍宮

翠澗如生煙。石瀨欲無雪。縱目失平地。仰面猶清越。時節未當春。生意方謀泄。隨時久閉藏。與物今超越。茲遊豈人力。勝境殆天設。拊石看棲龍。髣髴仇池穴。聞說如桃源。自古有深絕。拂衣徑欲往。不見當年轍。獨立馭長風。哀歌山石裂。

登聖庵

緩轡指西山。振策凌崇邱。臨風一回首。擾擾令人愁。蒼石負巒崎。碧草藉芳幽。長林泛餘霽。初節成高秋。端居氣始平。頽然漸神遊。舉目欣所期。叩心思欲酬。爲問石上松。千年爲誰留。飄飄巢居子。歲晚同歸休。

三月二十二日同仲韞飲北溪

分韻得御字

世紛謝已久。恍若隔今昨。惟餘北溪雲。可愛不可卻。時當持詩往。報復亦不惡。百年何將軍。山林未寂寞。北溪擅佳名。春服有成約。頗聞張氏宅。池館自疏鑿。不須弔鵝池。且喜餘岳壑。春風覺我來。佳色動藜薄。煙霏效奇供。乍喜復可愕。顧盼不暇給。遲回迷所託。清泉會人意。愛弄入杯杓。觴流水故遲。歌發聲仍作。

野蕨旋充盤。舉網聞魚躍。生徒展餘敬。賓主雜善謔。圖畫沂上翁。意象窪尊酌。蒼苔笑仰天。微風蕩雲幕。禽鳥過我鳴。似語翁正樂。大笑昔人愚。所見未脫略。後來亦塵迹。俯仰語成錯。人心妙無際。寬崑復磅礴。一元貫萬古。普徧無郭郭。雅意不可言。商歌滿寥廓。源泉古北溪也。金大行人張通古故居。今為巫覡所據。甲鵲池。見錢氏甲右軍宅文。

秋晚登西山

十日罷琴誦。招搖慕飛仙。天風何許來。吹我蒼崖巔。誰知此絕境。秋花亦芳鮮。采采泛清尊。山容變春妍。只應城中人。遙知弄雲煙。若見孤鴻來。可咏悠然篇。

九日攜諸生登西山

九日秋服成。童冠從我遊。萬古清沂春。重結西山秋。白雲歸青岑。狂瀾落滄洲。永嘯長風來。爽籟生岳幽。清商失搖落。生氣浮林邱。門生顧我言。樂矣行歸休。風袂尚飄然。此意浩難收。

沙溝二詠

漱霞巖

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暈浮岳幽。萬象春意融。頽然得歸休。擾擾路傍子。無勞歌遠遊。

飛泉亭

掩蔽多露草。秋空挹飛泉。胸中玉芙蓉。滿意清冷淵。火食困煩鬱。下願心茫然。何當分一杯。灑落齊州煙。

六華峯

入山採靈芝。濯足東澗濱。白雲不可招。丹霞有餘津。長風忽絕頂。悠哉凌翠氛。舉手問浮世。此子今何人。
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吞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客報渾一。胸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逸興風飄裾。家人笑挽之。恐遂凌空虛。寄聲宦遊子。歸與江山俱。閉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爽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送劉校書回

祁陽堯故國。淳樸餘山川。每見祁陽人。心如對堯年。而况賢宗盟。久矣相周旋。今年護我歸。青山照華巔。處我既以禮。贈君可無言。言動戒在戲。當誦東銘篇。

李伯堅宣慰荆南并序

李公伯堅。幼以世家子。入事北安王。來典保定。蓋爲王守分地也。安靜樂易。屈己下士。郡嘗被水。災力請於朝。多所蠲復。郡人賴之。爲郡五年。王朝京師。有司被王教。宜奏公宣慰一道。至元二十年二月十五日。詔下。當往荆湖。保府諸公。賦詩爲贈。郡人劉某爲之敘。

荆南壯哉郡。作鎮多英奇。三年廉相國。千古甘棠詩。聞公相國客。荆人恐來遲。公來何所望。望如相國慈。有子父乃顯。觀臣王可知。榮親與報王。勉力在此時。

凡物

凡物能振厲。卽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強哉復強哉。德業將日隆。

植榴

植榴將食實。三年不見花。日夕灌漑勞。物情自可嗟。今朝兩相忘。靜綠清且佳。三嘆詠此意。不覺芳陰斜。

學東坡小圃五咏

枸杞

仙苗被城郭。聞之杞國人。始疑制名初。義與荆楊均。遠慚句漏令。空望黃河濱。常山古靈潤。煙霞流餘津。青莢發丹乳。厚餉謝我神。世人厭肥膩。思與雅淡親。客來薦蔬茗。用以華吾貧。方書自有本。疑信未敢真。偶思青城山。山人壽且淳。手持羲皇書。念此區中民。

地黃

山行多上藥。地賤名亦辱。村民誇善染。功能竟誰錄。仙翁種藝法。隱處未或卜。旅居容少試。膏土早原作果。深斷頃筐如有秋。靈液光潤屋。俯鑑盆影中。華髮已成絲。九醞謝清泉。隣牆馭餘馥。朝陽發蒼涼。舉世解醒毒。元氣久蕭索。內熱紛相逐。黃鶴憑寄聲。山中酒方熟。

甘菊

金行發黃素。風露饒甘馨。政使非上藥。猶當充前庭。對花誦陶詩。持詩問淵明。帝鄉不可期。安用制頽齡。忍饑啖脫粒。直以奴僕輕。東坡豈忘言。空腹嚼落萸。采采還自笑。君今何所榮。無病不服藥。邵子有深情。

壽夭付天公。歐陽差失平。吾心在獨疾。持此報兩生。

薯蕷

玉延事韜養。朽壤深以密。短援

原作援據軍
芳譜改正

受柔條。葱鬱護風日。貧居乏肉味。勞力苦羸疾。松聲泛綠

畦。夢聞石鼎溢。初疑湯餅滑。乍見晴雲出。和飲宜杏酪。煎糜糲崖蜜。餉鄰報炊芋。留客代煨栗。入藥宜自

擇。

原作留種戒勿失。奇人分嘗薄。計用今六七。靈物開善化。慎勿輕呵叱。

黃精

黃精晚得名。丹家貴朱草。藉藉仙經中。參朮避華藻。名高有物忌。榛莽幾摧倒。春風入溝畹。英翹忽已好。感子灌溉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探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斂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郭翁詩并序

翁名恩。本相人。少爲輪扁業。亂後流寓保定。年今近九十矣。早與其兄相失。後聞其居河南。老無所依。翁乃三往迎之。及至。奉事惟謹。與同寢處。翁家貧。素無僕御。其兄臥病。翁親爲浣滌廁牖。其兄臨終。嘗以遺骸歸。託爲託。而翁亦極力以成其志。郡中諸老人。與翁年相若。遊相好者。數數爲予道翁行事如此。予感嘆不已。爲作是詩。

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况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羈孤。相思勞夢寐。

自誓畢此生。復爾歡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籃輿至。夜雨一方牀。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效兒浣廁膾。代婦理中饋。生忘悼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邱。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作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友善堂詩送文子周使江西

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復遠別。江山懷豫章。舉目見良朋。胸中非故鄉。但憂兵亂餘。民氣忍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李從事北上

在昔爲趙客。君方緣鎮州。前年從事保。我爲鄉人留。今聞當上計。適值將南遊。區區四五年。足迹無少休。窮達雖云異。飄泊同鬢愁。

行家園樂畦

極覽力不任。近尋情亦親。勤人良可愧。生物庸非仁。氛雜沒畦隔。洗去如遊塵。激流不知小。因風亦生鱗。羊乳生氣少。靈原作龍龍補蘇賦。渺無聞。牛爛頗肥澤。老馬或當神。薯區才數木。臘粥思及鄰。庭前席許地。可望濟病身。茫茫天宇間。此意難重陳。

種芋

借地斷深區。西鄰計已成。雖無范陽種。尙愛君子名。糞壤豆其爛。南風綠雲平。欲知子有孫。當驗葉與莖。

饑腸日有望。歲晚分杯羹。未築學圃亭。先著種芋經。欲持已試驗。盡令鄉社行。

蜀葵

蜀葵落秋子。已能成小叢。如何同枝花。隱隱纔含紅。一氣有先後。萬物誰窮通。伊誰嘆遲暮。來此尊酒同。

重遊北溪

分韻得暉字

蒼黃淡野色。草樹含清暉。林居隱葱蒨。清風散霏微。歸雲有真意。鳴禽發天機。勝處必深會。輕觴豈虛揮。山泉來何從。北望空依依。

呈保定諸公

燕垂趙際間。人物煖珪璋。諸侯舊賓客。一郡宗賢良。士窮叫知己。人渴思義漿。諸公且勿嘖。賤子伸餘狂。騁幼有大志。早遊翰墨場。八齡書草字。觀者如堵牆。九齡與太元。十二能文章。遨遊墳索圃。期登顏孔堂。遠攀鮑謝駕。徑入曹劉鄉。詩探蘇李髓。賦薰班馬香。銜官賓屈宋。伯仲齒盧王。斯文元李徒。我當拜其旁。呼我劉昌谷。許我參翱翔。眼高四海士。兒子空奔忙。俗物付脫略。壯節持堅剛。前年脫穎士。巖嶽勢方颺。欲求仲汨沒。今反墮渺茫。少小嬰憂患。痛切摧肝腸。零丁嘆孤苦。片影弔愴惶。溺身朱墨窟。人事如冰霜。高才日陵替。壯志時悲傷。鴛駘欺赤驥。鷓鴣笑鳳凰。妾婦妒逸才。浪鴛讒舌長。紛然生謗議。鋒豈不可當。不忍六尺軀。縮項俄深藏。諸公富高義。刮垢磨我光。去留從所適。爽氣生西廊。

擬古三首

孤蟾皓素色。寂寞虛堂深。傷彼蘭薰花。鬱鬱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佳禽響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沈。心定有天游。淵乎祕中襟。所得不可說。此理神其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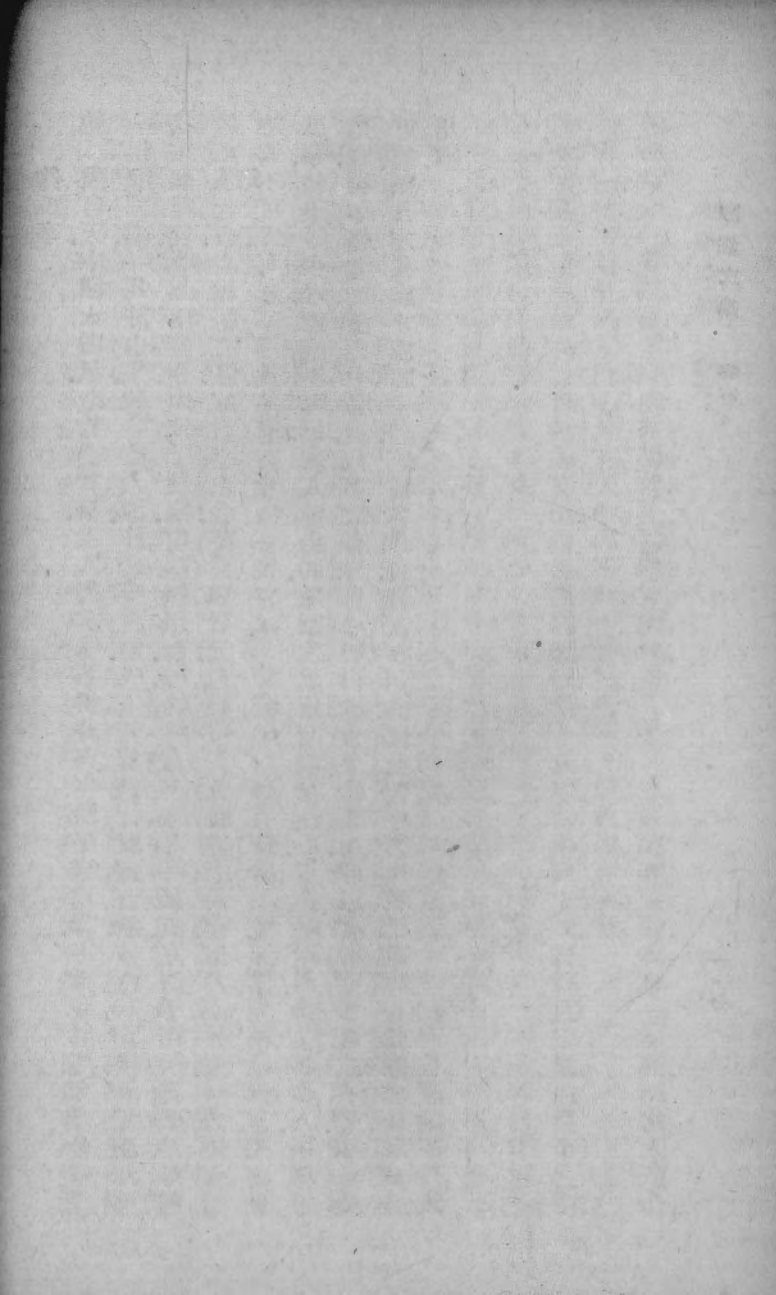
浮雲翳陽景。靈颿扇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慨然慕義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羈。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爲。撫劍一太息。晝夜中情馳。人生天地間。太倉稊粟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勉元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羣憂失。三杯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來未遲。萬物各有時。時兮不再遠。憶昨初讀書。人曰饑寒甚。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屠龍無所用。不如學履狶。鑿鑿非所授。不如囊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爲。丈夫甯餓死。豈無需臙期。鴻鵠凌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寥廓。尺鷃笑藩籬。世能原作盡俚鬼。吾將誰與歸。

秋夕感懷

新涼入郊墟。金風蕩秋夕。輕河皎素練。寒霜澹白壁。星斗闌干橫。孤堂更岑寂。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對酒露肝膽。豁然清塵臆。玩世風生口。開懷月滿席。長嘯一聲秋。雄談羣動息。壯志海山平。任氣天地塞。醉舞捫斗牛。浩歌振金石。哦吟驚鬼神。俛仰洪荒窄。恥爲時輩羣。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時。分陰真可惜。寒窗一經老。區區竟何益。學劍覓封侯。行行匹夫敵。男子志斯民。安用書劍癖。皎然方寸間。自有平安策。一日會風雲。四方賢路闢。致身青雲間。高飛舉六翮。整頓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匏瓜亭

匏瓜隕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竅混沌。大樸分爲二。一供顏淵樂。一爲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實。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鑪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匏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有^{一作}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無累。豈不欲無言。恐與匏瓜類。仲子誠少野。強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間。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栖栖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爲。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爲覲。物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川植。



靜修先生文集卷七

詩 七言古

桃源行

六王埽地阿房起。桃源與秦分一水。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天家正朔不得知。手種桃枝辨四時。遺風百世尙不泯。俗無君長人熙熙。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迹。曾聞父老說秦強。不信而今解亡國。畫圖曾識武陵溪。飛鴻滅沒天之西。但恨於今又千載。不聞再有漁人迷。

明妃曲

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絕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心憐玉質。君心有憂在遠方。但恨妾身是女郎。飛鴻不解琵琶語。祇帶離愁歸故鄉。故鄉休嗟妾薄命。此身雖死君恩重。來時無數後宮花。明日飄零成底用。宮花無用妾如何。傳去哀絃幽思多。君王要聽新聲譜。爲譜高皇猛士歌。

塞翁行

塞翁少小襲上勳。塞翁老來能捕魚。宋家昔日塞翁行。屯田校尉功不如。西山瀛海接千里。長城又見開

長渠要將一水限南北。笑殺當年劉六符。天教陂澤養鴈鶩。留與金人賦子虛。我來鄉國覽風土。髣髴搗鼓笛鳴鳴。胸中雲夢忽已失。酒酣懷古皆平蕪。昔年阻水羣盜居。寒翁子孫殺欲無。至今遺老向人泣。前宋監邊無遠圖。

武當野老歌

南陽武當天下稀。峯巒巧避山自迷。青天飛鳥不可度。但見萬壑空煙霏。山不知人從太古。白雲飛來天作主。旌旗明滅漢陽津。幾閱東西互夷虜。老人住此今百年。自言三世絕人煙。往事不聞宣政後。初心欲返羲皇前。脯鹿爲糧豹爲席。竹樹蒼蒼歲寒國。天分地拆保無憂。怪見北風山鬼泣。一聲白鴈已成擒。回望丹梯淚滿襟。傳語桃源休避世。武陵不似武當深。

感秋

思古人之不可見也。

湘絃悠悠阻清音。駕車欲往洛水深。白榆一葉驚河漢。萬里碧霄中夜心。玉鸞翩翩紛翠羽。髣髴機絲隔煙霧。瓊林難得芳華年。惟恐流光兩邊暮。河旁有星名牽牛。此星既出令人愁。明朝再見明河影。已隔人間萬古秋。

飲後

日光射雨明珠璣。怒氣鬱作垂天蜨。天將海波吸已竭。倒景徑入黃金卮。金卮一傾天宇闕。天公愁吐胸中奇。海風掀舉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輝。瓊芝瑞露千萬斛。肝腸瀟瀟清欲餓。金宮銀闕此何處。夜半夢

落崑崙西。眼中之人。素所期。赤霜爲袍。丹霞衣。明星煌煌。何太速。碧霄恨望。白雲低。

西山

西山龍蟠幾千里。力盡西風吹不起。夜來赤腳踏蒼鱗。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風泠泠清入肌。醉抱明月人間歸。嫦娥灑淚不敢語。銀河鼓浪霑人衣。寄謝君平莫饒舌。袖中此物無人知。

登荆軻山

兩山巉巖補天色。中有萬斛江聲哀。人言此地荆軻館。尚餘廢壘山之隈。太子西來函關閉。誰信生兒爲禍胎。筆頭斷取江山去。已覺全燕如死灰。馬遷尙俠非史才。淵明憤世傷幽懷。春秋盜例久不舉。紫陽老筆生風雷。遺臺古樹空崔嵬。平蕪落日寒煙堆。紛紛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經幾回。憂來徑欲浮蓬萊。安得魯連同一杯。碣石東頭喚羨門。六龍戴我三山來。

薛稷雙鶴圖

胎禽寥廓非人境。只許清江見寒影。書家筆頭垂露姿。一變凌雲更修整。前鶴忘機如易馴。後鶴昂藏不可羣。二鶴相看如有語。松下盤石少此人。

幼安濯足圖

漢家無復雲臺功。平生不識大耳公。眼中天意鏡中語。此身只有扁舟東。關東諸公亦英雄。百年能辨山陽封。歸來老柏號秋風。世事悠悠七十翁。乾坤故物兩足在。霜海浮雲空復空。無刀可斷華太尉。有死不

爲丕大中丹青白帽凍冰雪。高山目送冥飛鴻。爲問蘇家好兄弟。萬古北海誰真龍。長公愛文學。次公愛幼安。壹氣貫各云以類

采菊圖

天門折翼不再舉。元詩選袖作拍。手四海橫流前。長星飲汝一杯酒。留我萬古義皇天。廟堂袞袞宋元勳。爭元詩

誰作信東籬有晉臣。南山果識悠然處。不惜寒香持贈君。

歸去來圖

淵明豪氣昔未除。翺翔八表凌天衢。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忍生劉寄奴。中年欲與夷皓俱。晚節樂地歸

唐虞。平生磊磊元詩選作磊落。一物無停雲。懷人早所圖。有酒今與屬。通沾眼中之人不可呼。哀歌撫卷聲嗚

鳴。

雪翠軒

西山萬古青未了。黛綠鬢雲已傾倒。豈知太虛忽生白。恍如厚夜今復曉。紫湯仙翁見本根。白波開天餘浩渺。胸中盤曲此高寒。曾夢肝腸倚天表。蒼崖飛來天出巧。爲護煙嵐翠如掃。萬縷寒煙吹不舉。靜秀依依見娟好。此時先生一開軒。平生壁立金玉削。脚底遊塵輭更紅。黑頭擾擾誰爲雄。臨風回首三太息。安得置此冰壺中。西山秀色千萬里。一顧可洗浮雲空。遙望飛泉駕遠壑。中有一路開雙松。人間風日不到處。來訪軒中雪翠翁。

山中

山中望塔倚天表。今得金山如立草。不知天地視全山。何如一粒江湖渺。平生老眼如層梯。昨日所爲今兒嬉。神功天巧祗如此。人力區區能幾爾。世間壯觀徒紛紜。堯舜事業猶浮雲。

飲山亭雨後

山如翠浪經雨漲。開軒宛坐扁舟上。西風爲我吹拍天。要駕雲帆恣吾往。太行一千年一青。才遇先生醉眼醒。卻笑劉伶糟麴底。豈知身亦屬螟蛉。

巫山圖

朔風捲地聲如雷。西南想見巫山摧。江南圖籍二百年。一炬盡作江陵灰。不知此圖何所得。眼中十二猶崔嵬。髮聲髣髴餘山哀。行雲欲行行復回。神宮縹緲望不極。乘風御氣無九垓。區區雲夢蹄涔爾。豈知更有陽雲臺。

李賀醉吟圖

赤虬翩翩渺無聞。望之不見矧可親。浮世浮名等濁溷。眼中擾擾投詩人。心肝未了人間春。龐眉尙作哦詩聲。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珍。北風瀟瀟吹野鱗。千年淚雨埋青雲。乾坤清氣老不死。丹鳳再來須見君。

後賦赤壁圖

公無渡河歸去來。周郎袖裏藏風雷。老狐千年快一擊。金眸玉爪不凡材。先生平生兩賦爾。江山華髮心悠悠。只今畫裏風月笛。尚有老驥嘶風哀。眼中驚波不西歸。元鶴夜半從天迴。曹劉閑氣今何處。船頭好任原作白雲堆。

陳氏莊

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閣圍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浮雲南去繁華歇。回首梁園亦灰滅。淵明亂後獨歸來。欲傳龍山想愁絕。今我獨行尋故基。前日家僮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賦宗周黍離離。陳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遊獵必宿其家。淵明謂先父龍山。指孟嘉事。

采石圖

何年鑿江倚青壁。乞與中原作南北。天公老眼如看畫。萬里才堪論咫尺。蛾眉亭中愁欲滴。曾見江南幾亡國。百年回首又戈紅。可憐辛苦磯頭石。江頭老父說當年。夜捲長風曉無迹。古人袞袞去不返。江水悠悠來無極。只今莫道昔人非。未必山川似舊時。龍蟠虎踞有時歇。月白風清無盡期。古人看畫論兵機。我今看畫詩自奇。平生曾有金陵夢。似記篇舟月下歸。

金太子允恭唐人馬

道人神駿心所憐。天人龍種畫亦然。房星流光忽當眼。徑欲攬轡秋風前。漢家金粟幾蒼煙。江都筆勢猶翩翩。東丹獵騎自豪貴。風氣惜有遼東偏。天人秀發長白山。畫圖省識開元年。金源馬坊全盛日。四十萬

匹如秦川。天教劫火留此幅。玉花浮動青連錢。原作連錢。據元文類。改正。案連錢。馬名。英靈無復汗石馬。原本傳字。置馬字下。據

元文類。移正。悲鳴真似漁祥古詩。選。作真是。泣金仙。只今回首望甘泉。汾水古詩選。作汾州。繁華鴈影邊。奇探竟隨轍迹盡。

宋理宗書宮扇并序

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晚節寒

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

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煙。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

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元詩選。落。西風。冠蓋散爲煙霧空。百錢韞錦天留在。

禍胎要鑿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子原作杯。據元文類。改正。樓前無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捲天門

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元文類。作雪。

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峨峨。大風起兮奈爾何。

續十二辰詩

饑禽嚇鼠驚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來。才辨荊州兔穴爾。魚龍入海浩無涯。幻境等是杯

中蛇。馬耳秋風去無迹。羊腸蜀道早還家。何必高門沐猴舞。豚穿雞栖皆樂土。柴門狗吠報鄰翁。約買神

豬謝春雨。

送徐生還鄂并序

江夏徐生東湖故家。庚申北渡。客燕趙十七年。而宋亡。其子姪書來。迎之而還。蓋前人所謂黃鶴歸來。疑城郭之猶是。浮雲一去。惜人代之俱非者也。諸公賦詩以道其行。命容城劉某敘而倡云。燕山送客歸南州。興來每恨無扁舟。君歸為我謝江漢。思君不見令人愁。千里風煙想瀟灑。一代英雄成古邱。當年才氣鸚鵡洲。撫掌笑殺黃鶴樓。黃鶴歸來哀江頭。江山依舊人悠悠。浮雲萬古恣變滅。眼中擾擾何時休。紫陽仙人歌遠遊。飛蛟起滅三千秋。為君揮手寬崙頭。紫陽。謂晦翁。飛蛟。起滅。見遠遊集注。

蠡吾王翁畫像并序

蠡吾王翁。世為農家。多蓄粟。金源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於是發之。全活者甚衆。時鄉豪在所皆自樹。慕義者咸欲推翁為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餘二十年而汴亡。天下蕭然。蕩為邱墟。翁家獨無恙而歸。子孫讀書。不求祿仕。三世皆以壽終。殆不偶然也。翁之曾孫天輔。求予序翁之行義於其畫像。謂庶幾能聞之名士大夫。而有以發潛德之幽光也。

北門翠屏雷破山。畢逋頭白五馬遷。乾坤運會到血肉。有欲脫之誰飛仙。河朔諸州尤可憐。有饑以原作來無此年。鄉閭嗷嗷公哺之。公困有底心無邊。諸豪推唱彼亦義。亂世性命公能全。教子讀書不求官。歸來素髮家山前。天理不隨陵谷變。坐看老樹生蒼煙。只今圖畫對翁像。回首兵塵一慨然。誰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煮西山泉。

宋徽宗賜周準人馬圖

筆底金鞍有肅爽。誰云不博降王長。汴梁門外若雲屯。畫本相看應自賞。十載青衣夢故都。經營慘淡欲何如。只除金粟呼風鳥。曾見昭陵鐵馬趨。

宋高宗題李唐秋江圖

秋江吞天雲拍水。濤借西風挾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回首龍沙幾千里。澹庵老筆搖江聲。髣髴阿唐慘淡情。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宋理宗緝熙殿硯

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寂寞經筵勸講臣。詩酒宮中樂事新。文章只數天中月。萬卷何曾筆有神。

宋度宗熙明殿古墨

江南賜姓功臣李。吾州奚生墨工爾。江南赭盡吳山松。吾州老樹搖晴空。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覺江頭度白鴈。劫火猶解愛庭珪。吹送山家易水西。松風含哀生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受鴟溪練。早晚扁舟適吳越。爲君揮灑天門雪。

金太子允恭墨竹

黑龍江頭氣鬱葱。武元射龍江水中。江聲怒號久不瀉。破墨揮灑餘神功。天人與竹皆眞龍。墨竹以來凡

馬空人間只有墨君堂。何曾夢到瓊華宮。瑤光樓前月如練。倒影自有河山雄。金源大定始全盛。時以漢文當世宗。興陵為父明昌子。樂事孰與東宮同。文采不隨焦土盡。風節直與幽蘭崇。百年圖籍有蕭相。一代英雄誰蔡公。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蓬。秋聲蕭蕭來晚風。極目海角天無窮。黑龍江見金史。幽蘭軒義宗死所。泚亡。張蔡公以金實錄歸遺山。曹就公。泚錄。此軸亦公得於泚之中。諱者公之子仲仁。持以求予詩。故終篇及之。

白鴈行

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起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錢。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鴈來還。

渡白溝

東北天高連海嶼。太行蟠蟠如怒虎。一聲霜鴈界河秋。感慨孤懷幾千古。只知南北限長江。誰割鴻溝來此處。三關南下望風雲。萬里長風見高舉。萊公灑落近雄才。顯德千年亦英主。謀臣使臣強解事。枉著渠頭汗吾鼓。十年鐵硯自庸奴。五載兒臯安足數。當時一失榆原作榆。照元文類改正。關路。便覺燕雲非我土。更從晚唐望沙陀。自此橫流穿一縷。誰知江北杜鵑來。正見江東元文類作海東。青鳥去。漁陽搥鼓鳴地中。鷓鴣飛滿梁園樹。黃雲白草西樓暮。木葉山頭幾風雨。只應漠漠黃龍府。比似愁岡更愁苦。天教遺墨說向人。凍雨頑雲結淒楚。古稱幽燕多義烈。嗚咽泉聲瀉餘怒。仰天大笑東風來。雲放殘陽指歸渡。

過易州登西樓

秋氣壓山山欲摧。西樓正有詩人來。悲歌感慨聊一發。萬古抑鬱今崔嵬。甯山爲有瀛王臺。頑癡至今如死灰。幽燕勁氣老益壯。北山飛翠來吾杯。

登鎮州隆興寺閣

太行鱗甲搖晴空。層樓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驚改觀。少微今在青雲中。初疑平地立梯蹬。清風西北天門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載我欲去扶桑東。雲華寶樹忽當眼。拍肩愛此金仙翁。金仙一夢一千載。騰擲變化天無功。萬象繞口恣噴吐。坐令四海皆盲聾。千池萬沼盡明月。長天一碧無遺蹤。我生元感非象識。此眼此臂將安庸。海岳神光埋禹鼎。人間詭態何由窮。金天月窟爾鄉國。玉臺萬丈須彌峯。一杯徑欲呼與語。爲我返駕隨西風。堂堂全趙思一豁。江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鎮。形勢彷彿餘兵衝。歌舞遺臺土花碧。旗幟西山霜葉紅。乾坤割裂萬萬古。烏鳶螻蟻爲誰雄。漳水悠悠自東注。落日渺渺明孤鴻。

乙亥十月往平定早發土門宿故關書所見

風烟全趙如平掌。失脚山城夢猶想。土門一縷漢時天。萬古行人爲誰仰。指似勦敵談笑中。爲狀羸僕忍寒強。當年鼓角如可聞。急著清吟和林響。遠山宛欲來相迎。近山留人屹相嚮。或從井底忽登天。倚伏已能先想像。平生愛山真惡識。今日果爲山所網。昨朝爽翠擁修眉。最恨高樓負清賞。壯懷鬱鬱悶欲絕。安得凌風恣吾往。天教石頂放一頭。馭若驕驄脫羈鞅。山靈努力出奇供。只恐先生駕虛柱。萬壑霜松動悲嘯。極目雲煙堆莽蒼。北門形勢護中原。辨與姦雄增技癢。太行橫絕半九州。留在平原幾塵埃。何人爲我

起六丁。嵯峨盡墮。天宇朗。千年再睹神禹功。恍若鴻濛流。原作開四象。

范寬雪山

老寬胸次無墨汁。經營慘淡寒生須。秦川名山古壯哉。况復玉立千尺孤。安得辰光滿東壁。試看龍燭寫
崙墟。赤塵鴻洞天爲爐。一邱一壑真吾廬。眼中人物誰冰壺。

霸陵圖

霸陵平生有詩境。黃閣何物爲清風。鄭五自知非相才。獼猴枉畫凌煙中。作傭莫作詩家傭。百爲淡苦誰
汝供。古人星露尙有戒。况是風雪來無窮。襄江明日蒲萄暖。斜風細雨紅頭轉。門前暮雪吾不知。坐上春
風人未遠。

趙生水墨虎

南山鬱鬱煙霧濛。北山落日薄幽叢。先生眼花臂猶健。聞虎有真心愈雄。聲弦寄目黃蘆東。人言此是高
堂中。仰天大笑出門去。時危慘淡來悲風。

仲誠家藏張蔡公石女剪製香匳絕巧持以求予詩

靜華墨君天下奇。陵川仙人爲賦之。遣山野史誇慧女。萬古春風蝴蝶詞。豈知此巧復絕代。夜月靜拂天
孫絲。夢雲絲。絲雨有形外。野斤庖刃無心時。蔡公凜凜襲鄂姿。諸郎畫戟清香詩。香匳秀發亦餘事。詩人饑
眼省見稀。敲門青燈爛紅碧。布衾驚走惡睡兒。破屋猶疑翠鯨怒。短褐誰憐紫鳳移。東家健婦把鋤犁。西

家處女負薪歸。哀哀正念誅求苦。對此無言空淚垂。

張元帥寶刀

士不產金人氣雄。真人握鐵開鴻濛。不知此刀何所得。風煙餘烈來霜鋒。將軍聲名今蔡公。酒酣過我歌彤弓。持刀對公兩奇絕。眼中已覺南江空。水波江聲浩無窮。朝躡夕淬天有工。回鶻健兒戲天巧。前身鐵精非凡庸。紫煙燄燄天爲紅。鑲紋秀發青芙蓉。寶纒搖落初開封。四壁如著清水中。天山積雪聚銛鏑。寒色直欲朱崖通。摩挲神物三太息。此行善保千年功。

山行見馬耳峯

近山豪士少羈檢。酒澆不下胸崔嵬。遠山靜女亦閑雅。尙恨少有傷春懷。亂山米聚爭拱揖。武卒侍婢皆凡材。天知老眼不受塵。路轉忽睹雙峯開。雙峯何年聳雙耳。叱之不動煩風雷。今朝向我效神駿。翠色欲逐神鞭來。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駕此觀蓬萊。只愁日暮三山上。黃塵回首令人哀。

雪翠軒觀太寧火

吾家雪翠天下白。銀河無聲月無色。天關不閉寒崢嶸。箕尾晶英凍將坼。帝遣六丁下取將。勅賜名軒換金碧。初如紫霧蟠青雲。飛下人間作堅壁。漸如扶桑六龍出。萬縷丹霞吹海立。何人辦此女媧氏。補天重煉蒼蒼石。陽能兼陰今可知。祝融若并元冥國。正教蕪穢洗欲空。誰爲千年棟梁惜。殺機如火出至微。燄燄寧知有今夕。軒中高臥劉更生。願借餘光照方冊。方冊有道出黃虞。今古煌煌天與極。火耕明日千萬

解酒甕已開春雨滴。不妨一飲盡羣山。醉暈春生半天赤。

雪浪石

邵家水陸說影象。一物自可涵無垠。滄浪仙人歌感應。石中固有此理存。老坡胸中如此幾。硯磊須得銀河噴。嘲嵩唾華天不曠。武夷赫怒張吾軍。偶從北海得生氣。竹石也愛風姿新。我來正當秋雨霽。一杯冥漠元都門。小璫好事如先臣。坐令平地石生根。渠家兒戲解亡國。作詩一笑君應聞。

煙霞觀雲巢松

盤柯盤屈今幾時。龍擊虎跋森英姿。道人眼中無可怪。一巢見餉吾何疑。我所思兮穎與箕。秋聲瀟瀟吹送之。清風一披雲一席。松中之樂天不知。靈臺方寸有君節。虛籟萬古絃吾詩。歲晚相期君與我。笑拊吾髯盡此卮。

瘍醫詩卷

煉心如石補天缺。煉心如泥補地裂。自裏正飽丹鳳饑。心能作實亦能鐵。乾坤瘡痍今幾年。誰家藥籠金石堅。千金此方不一試。雲山注目秋風前。

明河秋夕圖

明河澹澹縱復橫。行雲悠悠度疏星。鳳媒不來烏夜驚。瓊枝玉佩逼所託。畫中隱隱聞機聲。秋來秋去今猶古。此恨不隨天宇青。崑崙西頭風浪平。辦我一舟蓮葉輕。浩歌中流擊明月。九原喚起嚴君平。人間此

水何時清。

美人

美人娟娟秋水隔。煙霧深沈蒙玉質。目逐晴波去不歸。遙山只有竹雲碧。碧雲日暮心悠哉。窗前一夜梅花開。平生自信心如鐵。一寸相思一寸灰。

玉簪

春色醉人人未醒。獨憐月露秋零丁。昭陽日影巧相避。寸心未減寒泠泠。只應得我一願足。爲君小醉秋風亭。蓮兄君子菊弟隱。何物處君君意肯。玉簪玉簪誰與簪。蒼苔疏雨秋欲深。

荆南送橘

江淮草木少生意。今日佳果來何奇。枯苗一溉自此見。入手卽有甘棠詩。眼中風露瀟湘姿。渺我幽林千樹思。只恐江聲撼吾枕。相看坐對寒更遲。

食筍

夢迴齒頰風蕭騷。幽姿不許縮松高。南來蒼玉不盈束。已覺飲興翻雲濤。詩家胸次自宜此。尙嫌煙火須烹煎。想像南風吹萬竹。籜龍正恐稱冤號。石盆養魚心自苦。仰羨鸚鵡雲間巢。眼中歲旱土不膏。長鑿復盧山無毛。退食歸來北窗夢。山巔朱鳳聲嗷嗷。

王君奉命賑濟彰德過予求詩

十年監官窮到骨。一簿武邑如登天。巧宦紛紛日九遷。白髮青衫獨可憐。昨朝讀君阜民篇。察物情亦已賢。南郡饑民想更苦。以君賑濟非偶然。驛傳星馳乃爾急。何暇載酒揚雄元。茅容問稼當有語。野夫憂國願豐年。

送寇長卿同知岳州

聞君得官岳樓去。我夢已落江湖濱。天下先憂付公等。江山之樂當平分。荆湖一城百戰得。存撫安得人。人君岳陽父老宜相賀。君是荊州舊幕賓。廉荊州治稱第一。

三月三日許天祥置酒東城

都門氣習豪翩翩。此君尊俎今宛然。春色今年遲半月。留待忽忽過寒節。臨流雅唱尋舊盟。青眼青天對今夕。橫橋綺服麗人天。蒼苔坐我羲皇前。花枝華髮兩如許。天意時情一杯舉。安石起舞元龍歌。蒼生我竟如渠何。

飲仲誠椰瓢

君家瓠落無所容。江湖誰辨平生胸。海南佳氣久鬱塞。灑瀆似喜今相逢。前年對酒面發紅。今年對酒氣如虹。江山萬古騷人國。跬步便與華胥通。河間古儒病我拘。聞我一飲喜氣濃。平生得意南湖張。此意頗與河間同。太古窪尊老無底。一朝傾倒何由供。醉鄉千年有此客。烏歌蝶舞春濛濛。醉翁之意不在酒。宛如琴意非絲桐。太和風境無酩酊。洛陽樓閣高玲瓏。冷然仙馭一杯水。眼中渺渺無極翁。西家伯倫瞽且

聾東家醉死王無功。酒中醒境渠未識。冰壺秋月崑崙峯。舉杯喚月來胸中。人間白日浮雲空。五嶺山高雲幾重。朱崖滅沒南飛鴻。元鶴翩翩渺何許。操瓢徑訪眉山公。河間謂趙玉南湖謂仲實冷然仙馭。洛陽樓閣。堯夫。空樓閣事。

南溪行

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淺牛所食。大孫攜書小攜酒。青蓑爲席樹爲庵。以書教孫仍自讀。隔溪遙聽聲。蕭蕭牛眠樹陰孫勸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氣高軀幹小。面狹於髻森若杉。年周甲子辰又浹。世故十率八九諳。早歲精勤傳世業。口誦太素手弄甘。以藝發身寧久屈。安車徵起詔使監。入爲天子侍從臣。龍沙萬里嘗陪驂。鼎湖白雲望不極。招之歸來山有嵐。身出夢關涉覺境。人間萬有皆空函。侍從之名不復記。老人自署南溪銜。呼兒來前雙玉立。曰我愛汝擇所堪。自我中年學讀書。方寸若有神明鑒。活人之功豈不美。一有不中中或慙。青囊祕封不再展。塵迹從此乃一芟。讀書力田兩交進。困有所收心有函。開此樂國自我始。繼而大之在汝男。我今已成齊變魯。汝等當爲青出藍。東北一舍容城翁。今年臥病家山巖。其室雖邇人甚遠。汝糧自裹簞汝擔。雪中款段來叩門。僕夫汗流扶酒觴。侑尊有物隨土產。厥包雜進鳴與鶴。飲劇談發不自禁。四鄰驚走來窺探。先生靜默如土鐘。叩之愈大聲愈韻。今朝音吐瀉河漢。老人者誰開其緘。斥之令去不復語。興亡萬古手與談。空鉤意釣不在綦。澹然相對如禪龕。老人思家不可留。二兒扶歸杖几參。臘醅開時魚可膾。相約載酒遊溪潭。

透王之才赴史館編修

太古熙熙存太質。誰爲結繩陷膠漆。三墳五典生厲階。一派前道千流出。商周灑噩數千年。刪定塵編纔半壁。自從盲叟好浮誇。天遣阿遷奪其筆。歷代煩文愈是非。鑿碎名山藏不得。偉哉君實集大成。爾後不聞麟再泣。遼金邪魅無人誅。略主英臣少顏色。策書未削徒紛紛。當恨天孫惜刀尺。公就史癖今史榮。竊魂夜哭崔浩直。善惡磊磊軒天地。筆頭休放波濤息。賤子蕪絕寂寞濱。耕牧河山拾古迹。悲愁忍效虞卿窮。蒼黃敢召台州謫。中原人物有權衡。玉堂誰擅才學識。山東麟鳳半青雲。燕南獨占天荒隙。公能一奮天下文。袖手傍觀甘自適。

同仲實南湖賞蓮醉中走筆

溢江紺原作寒風露涼。安得置我濂溪堂。香塵縹緲芙蓉裳。百年得此南湖張。舉杯人勝境亦勝。有蓮以來無此香。蓮香隨酒來詩腸。得句驚起幽禽翔。幽禽隨人作帶態。意欲和我風零狂。人間一味清到骨。兩足暫付吾滄浪。螟蛉蠃贏聊且去。醉眠太華雲間蒼。

明遠堂賞蓮醉賦

畫堂香遠凝清秋。宛如坐我南湖舟。主人愛客情亦重。謂我無語花應羞。荷香繞筆詩自健。滿紙已覺清江流。平生老氣回萬牛。爲君傾倒元龍樓。舉杯喚起謝安石。我醉不省蒼生憂。

元章論書帖

書家豪猛見世變。寥寥鐘鼎今幾塵。古人胸次無滯迹。意外蕭散餘天真。愛書愛畫卽欲死。狂絕俗絕無此人。臭穢功名皆一戲。渠言夸矣君勿聞。

阿寅百碎

南湖風塵不多可。詩中驚見阿寅名。朝來抱來聚星亭。神涵秋色啼古聲。都山張氏世有賢。斷崖近得唐碑銘。乃翁寂寞老窮經。阿敬健筆敵中勳。循環元間豈終晦。開物有期須一鳴。老夫自任河汾教。先爲虛席待此生。

友人送枳朮丸

心胸未識黃昏湯。無食何用求檳榔。書生但苦湯餅睡。巴椒慘慘無鼠腸。舊聞易水仙翁術。綠荷包飯圓枳朮。南州故人持送我。但欠黃雲數千斛。笑撫青囊時一鼓。健啖何由酬此腹。

記夢二首

天風吹雲送星槎。蒼鱗道前牽紫霞。鳳凰呈舞月妃和。飄飄來自金母家。金母臨行有奇贈。玉簫瓊管聲清佳。囑我醒時無泄露。恐世知子生喧譁。明朝夢覺莫驚怪。異香冉冉浮窗紗。眼中雲物徒紛紜。我一掉頭殊不聞。天風瀟瀟燈半滅。忽爾雲間見雙闕。欲吐不吐三萬言。雄雞已落長庚前。牀前阿魯讀魯論。到植其杖而芸田。

雜言

觀雷溪

飛狐天下脊。老氣盤互回。三江瀉天怒。合爲一水東南來。此勢不殺令人愁。石門喜見西山開。未補青天裂。誰鑿混沌胎。奇聲猛狀萬萬古。山根幾許猶崔嵬。兩山倒傾瀾。百丈逢顛崖。先聲動毛髮。餘爽開襟懷。初疑萬壑轉奔石。意象髣髴坤軸摧。又疑鼓角鳴地中。百步未到仍裴徊。荒祠下石磴。駭目何雄哉。春風不到太古雪。今日乃得胸中雷。穿石誰能窮窟宅。流沫勢欲浮蓬萊。平生芥蒂今寒灰。兩耳到骨無纖埃。酈元筆頭天下水。石門之奇猶見推。乃知茲遊亦奇絕。快弄素霓噴瓊瑰。東崖一片石。坐撫千年苔。爲招郎山君。共捲長鯨杯。江妃爲搥靈鼓催。赤輝躍出銀山堆。先生醉來泉灑面。狂歌一和湍聲哀。

遊郎山

昨日山東州。馬耳索御凌風嘶。今日軍市中。不覺已落山之西。山之面背一無異。不待風煙變化神已迷。危關度雪嶺。亂石通荒蹊。林間小草不識風。日自太古。我行終日仰羨木杪幽禽啼。但見雨色來。雲物颯以淒。忽然長嘯得石頂。痛快如御駿馬驍。萬里來長風。五色開晴霓。長劍倚天立。皎潔瑩鸚鵡。平地拔起不傾側。物外想有神物提。詩家舊品嵩少同。畫圖省見巫山低。誰令九華名。獨與八柱齊。千態萬狀天不知。敢以兩目窮端倪。蹇騰誰避若飛車。側瞰何屈如怒猊。千年落窮邊。煙草寒萋萋。若非酈亭書生此鄉。

國物色誰省曾分題。鄒道元註水經說耶山形勢最真。今涿郡有鄒亭其先世所居也。乾坤至寶會有待。豈有江山如此不著幽人棲。
頗聞山中人。雲間時聞犬與雞。只疑名山別有靈境在。不許塵世窮攀躋。不是先生南遊有成約。徑欲共
把白雲犂。九疑窺衡湘。禹穴探會稽。玉井爛賞金芙蓉。日觀倒捲青玻璃。風煙回首莫瀟灑。南遊準擬相
招攜。

掛書牛角圖

長安江都搏手空。臺司光祿誰雌雄。大事既去乃爾耳。渠頭不斫將安容。喑鳴千年楚重瞳。將軍視之猶
楚公。掛書牛角亦偶爾。史臣比擬良未同。青青澤中蒲。秀色自凌空。可憐徐包徒。學術皆凡庸。君不見羣
兒驅羊竟何功。晉陽桃李亦秋風。緜山圖畫有如此。何如長作多牛翁。

浙江潮圖

山人懶絕夢亦然。鼎如萬牛不可遷。誰信畫工筆頭有神力。扁舟一夜江聲寒。覺來千里雪漫漫。中有數
點青峨闌。人間天門壯觀已如此。豈知大塊喘息四海如鼻端。海中仙人冰雪顏。吸風御氣非人寰。試問
濤頭何當還。爲我寄聲三神山。我欲乘興遊其間。

清江曲

清江芙蕖玉可憐。岸花汀草自年年。來鴻去燕不相識。曉露無聲香暗泣。江樓繚繚如花人。望之見之不
可親。無限晴雲錦樹新。愁眉只向遙山顰。遙山一千里。長在愁眉底。鏡裏繁華過眼空。遙山鑄向青銅中。

遙山遙復遙。芙蓉霜早凋。明日愁眉爲誰掃。月白江清天未曉。

先天漆硯詩并序

予近得漆硯二。劉文茂之所惠者。象璧水。而先天八卦周焉。予遂名以別之。且賦詩以答茂之云。

揚雄久寂寞。載酒誰相過。今夕是何夕。燭花吐燄浮煙蘿。天開氣機動。起舞獨婆娑。長光滿壁佳氣集。客來怪我衰顏醜。袖中隱隱天根雷。欲出不出神所訶。硯漆未爲貴。形古天森羅。夜月碧落影。秋風寰海波。茫茫兩儀根。日月東西柯。環中方寸地。樂境涵天和。弄丸恣遊戲。觀物供研摩。平生犀章編。退筆如山阿。成都墨池自尙元。劉歆醬瓶空作魔。今朝得此天所戲。令人一歎三摩挲。扶搖子。安樂窩。老氣鬱鬱卻日戈。鞭霆裂好原作烈。據元同詩改正。月未消歇。百年光景空蹉跎。冥漠神光恍猶在。松風入墨如吟哦。東南澤國尾閭瀉。西北仰看青山多。青山天齊石可磨。安得六丁爲我墮。嗟峨。我欲萬年老筆回江河。先生興來不奈何。爲君醉草太古滄浪歌。

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鬱鬱盤煙嵐。一讀元子詩。冷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懷應慚。雷家髯翁虎眈眈。劉氏遺愛存河南。百年喬木勁秋色。籃輿誰與供奇探。崑山出美玉。楚國多梗枿。孫郎復貴種。良璞須深函。句萌慎培養。雲霄看岳岳。野夫老矣一何拙。平生只有歸休堪。傳經訪道可無愧。爲我早辦龍山庵。

早發高黑口號

蒼月瘦。黑風酸。枯梢老竅號空山。東方未動天發黑。迷途客子迴征鞍。冰髯壓脣帽簷側。耳輪霜醉鼻尖寒。中原年少燕南道。功名未了黃塵老。黃塵老。馬上神州依舊好。

送國醫許潤甫還燕

來保定
奔母喪

燕趙豪傑窟。馬遷曾此來交遊。卽今勁氣壓河朔。人物傑出嶄然雄。九州燕南子許子。胸盤星斗橫高秋。窮則良醫達良相。古人須向今人求。萬里黃雲馬上家。歸來淚滿銀貂裘。民病未蘇國支枵。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憂。古來奇士重意氣。把臂一語肝膽投。君能搜我胸中磊落之奇才。我亦爲君寫我抑鬱之幽懷。

贈寫真田漢卿

別字景延

君不見濂溪先生畫出太極圖。下筆萬物形神枯。又不見伊洛丈人寫出先天理。鑿破化胎混沌死。靈犀一點透圓光。自然造化隨驅使。景延老筆縱橫走。聲名不在龍眠後。一代人材老玉關。精英盡入丹青手。五湖三島在胸中。人間物象無遺蹤。閉門九經庫。意氣摩青空。手探月窟躡天根。千變萬化愁神工。愧我孩提五鬼窮。高軒未遇感秋蓬。千里窮途步兵哭。賓主逆旅客新豐。幸遇知音相見好。倒瀉詞源談未了。閣上麒麟高冢臥。江邊非熊何處老。君王貪夢巫山雲。商霖變作商巖皓。惟有英雄少年人。路入雲臺猶未到。珍重先生筆下神。等閑莫寫常人真。願君傳寫聖賢之蘊。經緯天地之文。窮乾坤無形之理。思風雲變化之春。周邵二公相左右。藐焉不作塵中人。

